

# 還御集

著艾先蹇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新 文 藝 叢 書

還 鄉 集

蹇 先 艾 著

1934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 還鄉集目錄

婚前	(一)
在貴州道上	(三五)
子瀾君	(六九)
林先生的乘船	(八九)
映姊	(一二)
逃	(四七)
小別	(五七)
附錄：故鄉隨筆三篇	(六七)
(一) 釣魚	(六七)
(二) 喫羊肉粉	(七〇)

還郷集

二

(三三)大水……………(三三)

# 還鄉集

## 婚前（殘稿）

### 楔子

自己平常頗愛讀兩性間真摯的作品，而對於小說家所虛構的戀愛故事却不大感到興味。這也許是我的一種癖性罷。在浪漫的朋友中，我是著名愛搶人家的情書或者日記看的人，與其說這是富於好奇心（Curiosity）的作用，毋寧說這一類的行為應當站在不道德的一邊，我倒比較承認些。因為「不道德」的信念在心頭盤據得太久的緣故，於是便不得不常常使它滿足，而後快了。努力搶別人的情書與日記看，誠不失為滿足的良法之一。然而還有其他，如遊小市，逛舊書攤，與打鼓的先生，換取燈的娘兒們往還之類是也。昨天，太偶然了，一位時常和我

有取燈兒的交易的老太婆又揸着她的紙筐兒從門口走過，她的半嘶的一聲把我從房裏叫出來，迎頭她就說：『這是剛拿取燈兒換來的字紙裏找出來的，您不是要找這樣的書嗎？』她說着，便遞給我一個小紙本，箋子上題着婚前兩個很肥胖的顏字，我接到手裏細細地翻開看，原來是一位青年的婚前日記，可惜不是全璧，後面的幾頁不見了，連中間一部也濺了不少的油漬。他沒有署名，有時用鉛筆寫，有時用毛筆寫，有時却又用起鋼筆來。我把了四十個子給換取燈兒的老太太，便坐在門檻上一篇一篇的讀下去，真有味，文情頗動人。看他們的情形，雖然不是嶄新的婚姻，大概也不是完全腐化，篇中的那位女主人够多麼可愛，她的身世又够多可憐，他們真值得令人抱無限的同情呵。我相信這本日記不是假的，多半是真實的紀載。它的好處也就在它並非無病呻吟與情緒的真摯，不用說是有一讀的價值的。所以我費了兩天的工夫，把它

抄出在這裏公開了。不知名的日記的作家，想來你也不會怪我的唐突無禮罷！

七月二十八日（星期六）陰雨

今天下午一點到D城，久別的故鄉又算重逢了。

我是一無所有的人，在各處飄泊了十幾年，爲了要維持自己這縣的生命。故鄉的老人們的凋謝，使我越發無心再回去了。不過我對佩却終不免有點戀戀。

佩的母親和我的母親是好朋友，我和佩又是童年的遊伴。我的母親很喜歡佩，佩的母親不用說也是喜歡我的了。從小佩就叫我做弟弟，我稱呼她小姊姊。

我們玩得有五六年，佩大了，母親便禁止我同她在一起了。我上海進大學的第四年，母親來信說，「靜兒，還記得你的小姊姊佩麼？她如

今是女子師範的學生了，人又長得好，文章是全班第一呢。盧伯母想和我的靜提這門親事。……我是千滿意萬滿意的了，靜，現在是婚姻自由的時代，你的母親也不是不明白的人，總是尊重你的意見的。……」

那時不是母親來信提起，我幾乎把佩忘記了。在這些年的閱歷中，我還不曾見過佩那樣聰明能幹的女子呢；目觸外面女性的虛榮和奢華，理想的伴侶，我早已覺得不在這個世界裏了。馬上就寫回信給母親說，「母親：在孩兒的記憶中，最可愛的這一生中，也怕只有佩一人罷。母親說怎麼好，就怎麼好好了。我是最相信母親的，就是盧伯母不來提，你老人家也許早替我留心了，是不是呢，我親愛的母親？」

我們訂婚的次年，佩便和我開始通信，一直這樣有五六年，她曾經把她在校園裏草地上活潑的小影寄過好幾張給我，把她作的絕句律詩寄了不少來。



但是不幸得很，最後這兩年來光景大變了。我的父親的死，把母親急壞了，整年都在醫藥之中，最後竟和佩的母親在同日同時去世，所差別的不過是一個在鄉下，一個在城裏而已。最近這幾年來，我並沒有什麼特殊的變化，不過心情由熱烈一降而爲冷漠；但佩却捲入舊家庭的漩渦裏了。她是她母親惟一的女兒，除她外，盧伯母也沒有再生。她們家裏本來分兩房，第一房枝榮葉茂，第二房便是佩孤零零的自己。不惟分不到一點財產，連寄食在盧家都成問題了。佩這幾年過的是零丁孤苦的生活，處處受家人的虐待。她來信說她唯一的希望只有我了，我如果還念及自己的母親和她的母親時，應當回家看她一趟。她的來信的確太懇懇了，一個星期一封長函，而且一字一淚。

這次我算是回到故鄉了，我是爲了佩而回來的。我想同佩結婚後，便帶她到上海去。唉！佩，這些年你也够受罪了。

今天初到，人很疲乏，或者不能同佩見面了罷！只有陪家人閒談來消磨時光，我是多麼可憐的心情！

晚上佩的姪兒來打聽我到沒有。可見佩的盼我是怎樣的迫切。我恨不能立刻就去見她，穿起衣服要預備走，外面却浙瀝地下起微雨，可惡的天，他把我一團高興都衝散了。只好拿出一張名片來，交給蒼兒說，我已經到了，回去告訴佩姑，明天我一定去看她。蒼兒接着片子在手，微笑了一笑。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日）陰

飯後，我帶着峨送的禮去訪佩。

她和她的堂兄嫂住在花園裏。我輕輕地打圍門，從門外望進去，我想一定可以看見佩在石山上或者在魚池中乘涼的，偏偏兩處都沒有。一個小丫頭出來開門，問我是誰。我有點生氣，我很怪，爲什麼佩不來接

我呢！難道她又病了不成？只得向丫頭說：

「我是從上海新回來的，去告訴你的太太。」

「你是靜少爺不是？」小丫頭很奇怪地望着我笑。

我點了點頭。

小丫頭進去通知的結果，盧二嫂顛巍巍地出來了，臉色如同白紙，招呼我進她們的閱滄亭去坐，我不知道她何以有這種見外的心理？她們的上房我便不能進去坐麼？還說什麼老親呢？

盧二嫂瑣絮地聒噪得我真討厭，半天一句兩句地回答她。翻去覆來是說窮年往事，無味極了！佩爲什麼還不出來？我的心裏的着急，是沒有人得知的。

天忽然下起大雨。

「佩又會不見，傘也沒有帶，雨這麼大，怎麼回去？」我望着死寂的

天發呆了。

『紫霞，拿傘來，靜少爺到上頭去坐。』

盧二嫂把傘遞給我，我打着到上屋去。我以為佩一定在那裏等我，偏偏她又不在。

『二嫂，我要會佩姊。』我忍不住了，要求說。

二嫂說，『狃於地方的習慣，不大好。』

我再三地解釋，她纔叫丫頭去請。其實當我坐下的時候，我已發現佩在對面的屋裏了，一種嚴肅的面貌，使人凜然，她正在對鏡梳妝呢。呵，或者是她看見我來了，特意地整妝來和我會晤罷。我不由這樣想。

丫頭去請了好幾次，佩終於忸怩着不肯露面。

『告訴你家小姐去，說別人託我帶給她的東西，要當面交。』我不惟愠然，而且忿然了。

要。」  
紫霞去了，又回來說：『小姐說，東西拿去好了，沒有會見本人的必

我當時彷彿從萬丈的懸崖跌入失望的深淵，我真想不到萬水千山爲佩奔波而來，連面都不給我會了，這不太殘忍了麼！我又想，她本人或者沒有什麼不願意罷，那一定是怕人家的議論了，這種腐敗的習慣，我們爲什麼不趁此時打倒呢？

正在相持不下的時候，盧二嫂把佩的姊夫請來了。這明明是想來作一個緩衝，殊不知我對於他很默然。

我後來索性不理這位面目可憎的姊夫了，總是向二嫂要求和佩相見。盧二嫂沒有真心，只是一味的敷衍我。

喫完了點心，佩的蹤跡還是渺然。

二嫂看見我有點難纏，便說道：『你實在要會她，她就在那邊屋裏，

你自己去罷。請是請不來的了。」

我一聽非常欣然，提着娥送她的禮物冒險進對面屋子去。佩這時躲避已來不及了。只好淡淡地招呼我。她在我對面坐下。我把帶去的各物一點點交。她很害羞，不敢拿眼睛正視我，但心裏蘊蓄得有萬種悲愁，是一望而知。半天，才問道：

「娥在上海任教麼？」

「是的，這些東西都是她送你的。」我指着帶去的東西回答。

「你的大嫂回來不回來？」

「我有封快信去了，遲幾天總可以回來。」

「我一向多病，好久沒有寫信到省城了。」

她說話時歎息了兩聲。她的容顏比從前瘦損得多了。但精神看來還好。我不覺心裏一陣淒然，勉強露出微笑說：

『我如今已回來，什麼事都可以解決了，還有什麼憂愁呢？』  
她沉默無語，似乎含着兩眶欲滴的眼淚。

『我打算在家鄉頂多住一個月就回去呢。』我說。  
她哽咽着答道：『隨便你。』

她的嵩兄走來招呼我，我只得和她微微一點頭便出去。她透出一絲苦笑送我：

『靜弟，以後你可以常常來麼？』

『可以的，佩姊！』我的鼻子都酸了。

七月三十日（星期一）上午晴下午雨

昨天把菁送佩的一包禮物遺下了，今天飯後特別給她送去，同時把我們上海全家的攝影帶去佩看。

感謝天，這次算是和佩姊完全會晤了。

我到後，讓她的姪兒去請，她毫不猶豫地便出來。談話的時間很長。起初盧二嫂在旁邊，她只是沉默地坐着。直等到二嫂去招待外來的裁縫，她才開始同我說話。彼此好像都有滿腔的話要說，但不知從何處說起。

她低聲說：『靜弟，我並非不想會你，因為我們的家庭很腐敗，你是知道的。昨天不過幾分鐘的會談，事後我已受了家人許多的譏諷了。』  
『理他們做什麼？』我安慰她說，『自己的身體要緊還是多保養好。』

佩這時看見沒有人，走過來拉住我的手，兩眼無限深情地說：『靜弟，我的靜弟呵，我的確沒想到我們有會面的一日呢。從前的生活真是一言難盡，只好等結婚後再詳細的慢慢告訴你罷，好在我們長日相對的時期已經不遠了。』



我緊緊地握住她的手，真捨不得放鬆了，我告訴她這次回來的經過；說她的「遺書」把我嚇了一大跳。她聽見「遺書」兩字，便掉頭向窗戶擦着眼淚。

我們並坐着拉雜地亂談一陣。然而這個時間不能久長，大家一會便瑟縮的離開了。因為我們談話的境地並不十分自由，窗外有時要環伺着許多偵探，他們雖然沒有什麼表示，但是在我們的眼前終是一種障礙。

告別時，她說，她希望我到她們家去。不妨稍疏。這樣，在背後她也就少受家人的怨言了。而且見面已經不遠，又何必爭持在這幾天呢？

我很可憐她，佩！這些話是她真心的話麼？恐怕未必然！恐怕未必然！

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一）晴

今天本來預備不訪佩姊的了。一則是羈勒不住我這野馬奔騰的

相思；再則大嫂有一封給佩的信，不得不給她送去。

佩看見我來了，早跑出花園來歡迎。

我把大嫂的信遞給她看，盧二嫂是認識幾個字的，也在一旁看了，她當時臉上便突然變色。因為信上有這次的婚禮的舉行，聽憑我和佩姊商量作主的話，我們小器的二嫂夫人以為她是失去家長的地位了，幾大步跨到對屋去，便喃喃起來：

「佩妹，你們的婚事用不着我管了，人家的大嫂來信不是說由你們作主麼？靜弟也在這裏，你們兩口子就商量去罷！沒有我的事情，我明天就走……找一個地方去休息，這些年淘神也淘够了……」

佩正和我說着話，心裏一着急，馬上就噙出一口血來，我慌忙扶住她，她臉都氣白了，一句話也說不出。我看着她真心痛，那封信，我悔不該給盧二嫂看；不然，怎麼會惹出這一場大禍來呢？

我把她扶在椅子上坐下，她的神志才漸漸清爽了。彼此默穆了良久。她起初是閉着眼睛的，這時才慢慢睜開來，歎口氣說道：

『我真不安呢，讓你如此遠道奔波而來，靜弟，我的身體又不好，又沒有學問，這真是徒然累贅你了。』

我還不曾想到佩，已經是第三次見面了，還要說出這些話，只是愈增我的悲哽和歉然。

『你到伯母的墳上去嗎？』佩問我。

『沒有。』

『我也想到媽媽的墳上去呢，也總沒有去。』

她對於兩家老人同時的去世，說着，不由得眼圈就紅起來。在這種情境之中，我的熱淚要忍耐，也無從了。

八月一日（星期三）晴

今天在家悶坐一天，看完一卷賢妮小傳。想訪佩姊，又怕去得太密了，她家不願意。其實D城這個地方對於我是完全絕望的，只有一線希望是和佩姊時常過從，藉以驅除窮鄉的寂寞。偏偏這一點都不能痛快地滿足，真是可憾！

從這兩天的情形看來，佩本人是毫無不願意會我的意思。所以她說，你每天來談談都沒有要緊，不過這般坐井觀天的人總要大驚小怪就是了。事後自然要在我耳邊說些難聽的話。

照這樣看來，我倒是不常去的好了，省得她討些無名的氣受。看她的病狀，非到我家來過幾天快樂的日子是決難痊愈的，恐怕也只有我是她的醫生罷！三次的晤面，使我很深地同情與悲憫她身世的飄零，我決定用我的全力來愛護她。所以我今天一天沒有看見她，心裏是怎樣地鬱鬱不樂啊！

這一天從早晨到晚上，我似乎都在困倦的包圍中了。倒在牀去睡，迷迷糊糊地混過一些時間，醒來仍覺得眼前是空虛與悵惘。

住在家裏，我真不願意，一切都受他們的拘束，起眠的時間，也以他們爲轉移。沒有一個可以說話的人，頂多是會見誰大家敷衍幾句。出街去走，窄小的市衢，商業的不發達，只是引起心頭的惡感。走不上兩條街，便跑回來了。沒有什麼事情可做，這樣悶人的天氣，人又是這樣無精打采。一天連三餐都不容易混過，最希望的是早些和佩姊相聚，一傾積愆，那時我或者不至於如此的頹廢與無聊罷！

八月二日（星期四）上午晴下午雨

今天又到佩家裏去，在那裏和盧二嫂談話最久，竭力敷衍了她一陣。並且允許替她的令郎補習英文，總算仁至義盡了。聽說她很多心，那變今天這一番恭維，總不會再多了心罷。

佩也來坐談一會，她的精神不大好，說話都很費力；我不敢和她多說，只竭誠地安慰她幾句而已。

她走後，我便和迪姪暢談，講許多路上所看見的奇蹟給他聽；目的——一則是這個孩子還可愛；再則藉此可以見好於盧二嫂，間接她的脾氣或者能够對佩姊少發一點，也未可知。

下午兩點，迪姪伴我去看佩姊。從前養病的關帝廟地方真狹小不堪，只有兩重殿和幾間僧舍，石砌的小天井，連半棵樹木都沒有，遠不及她們家的花園多了，房子光線異常黑暗，我疑惑完全是地獄呢，那裏是什麼佛堂！聽說庵主三五天這裏就要擺一桌麻將。唉！像這樣的地方，都能養病麼？我不敢久蹲，等到庵主來烹茗待客時，我們已經走出廟門了。

回到家，剛坐定，佩的好友嫻來了，在佩的以往的信中也常常提到嫻，推爲這幾年的知己。她先是同家人們坐，後來忽然要會我，說佩姊託

她致意幾句話。這很使我奇怪，我不是剛從佩那裏來麼？爲什麼有話她不當面同我說呢？好在嫻我是頗想一會的，她既然要先會我，那更好。

我告訴女僕說，請嫻小姐進來。

嫻進來了，還是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看見我，微微一招呼，不好意思，低下頭。

我問她：『是嫻小姐麼？佩常常在信裏說到你，早就想會面了。』

『我們小地方的人，怕見大世面呢。』嫻抿着嘴唇謙遜說。

『佩有什麼話託你給我說嗎？』我等不得就問。

『有。』

『什麼話，當面不說？』

『佩姊說，你不應當稱叫盧二太太叫二嫂，以後還是叫她五姐好些。』

「怎麼！這有什麼關係，不是一樣麼？」

「不然，盧二太太昨天向佩姊發氣了，她怪你不認老親呢？說你以後再是那樣的叫她，她一定不答應的。」

我不覺啞然失笑了，說：「嫻小姐，佩就是讓你告訴我這個話？」

「是的，這本來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她們的家庭，靜少爺是知道的，處處都要留神！」

嫻說完，便拉着慧姊出去，我也懶得送，心裏想：真沒有料到，這些小節目都會引起別人的不快，做人未免太難了。

八月三日（星期五）大雨

今天下大雨，不能去訪佩。嫻却昨天晚上被慧姊們留在家裏了。她們來央我打牌，我沒有拒絕。本來這天不尋個消遣，時間是不容易消磨的。嫻昨天見着我有點陌生，今天居然就熟識了。我因為她是佩姊的



好友，不得不特別地表示好感。

這次在故鄉所看見的女人中間，嫻算是最活潑大方的了。然而總覺得沒有我的佩好……

八月四日（星期六）雨

上午想去看佩姊，雨太大，聽說千福橋被水淹了，沒有去成。下午雨還是照樣地下，我却忍不住了，冒雨打着油紙傘穿釘鞋到盧家去。

一打開門，便看見佩了，她正在閱滄亭中看雨，手裏還拿着一卷書；向我不住地招手，是表示讓我到她那裏去。我怕狗，她叫紫霞來接我。

穿過幾重石山，才走到她的所在，她沒有梳頭，黑髮蓬亂着，有一種嫻態，頰上顯出兩個笑渦問我道：

『這麼大的雨都來了！』

『呵，這雨可不小，千福橋都淹了，是搭着木板過來的。』我把傘放

在欄杆上，水還不停地滴。

她走過來，替我把傘放下。我便趁勢拉住她的手問：『你可好麼？』

『人很好，天一亮就跑到亭子裏來了，頭都沒有梳。』

『哈哈，這樣才浪漫呢。』

『嫻昨天到你們家去，會見了嗎？』

『會見了，人很好。』

『我說的話，她告訴了你麼？』

我頷首表示已經聽到。

『看的什麼書，佩姊？』我把她那隻手的書搶過來。

『日本小說集。』

我翻來看，果然是我上半年寄給她的那本日本小說集，已經燦然蓋上她的私章了。

我們談有一點鐘的話，她的姊夫來了，只得去同他敷衍，因為那天對他的無禮，我始終覺得抱歉。

佩姊今天的精神好像比較好些，說話時滿面都帶着笑容。我因之也很高興。

四點，她留我和宗凡（她的姊夫）晚餐，我們因她家正在百忙之中，沒有答應。

八月八日（星期三）晴

因為籌備結婚的事宜，三天不會到佩家去了。

今天又算撥出工夫去看她。偏偏她到一個親戚家去。我要走，紫霞不許，她說佩小姐有話，說靜少爺要是來了，千萬讓他等一等。我只得信步走上閱滄亭去，我很愛她們家這環繞園林的石山，和翼然水上的茅亭。在亭中默坐良久，欣賞一會那盛開的白蓮。然而心裏又平添了無限

的悵惘，想不到在海上飄泊的我，如今竟回到故鄉了。雖然這次回里的目的是拯救佩姊，但自己的前途，却也不能不顧及，希望早些回去才好。正在亭中發瘋的時候，佩姊回來了，她出門的穿着，真清淡而脫俗，陰白的綢衫飄然飛舞，看見我，輕適的華履，很快跑來，滿面春風地喊道：『來了！來了！』

『呵，躲我是不是？不在家。』我也笑着說。

『靜弟，進屋去坐罷！』佩走到石山洞前便停住了，却招呼我進屋去坐。

我只得隨着她進屋。

她一面換衣服，一面指着桌子上的水煙袋說：

『靜弟，我吸上水煙了。』

『我不信，佩姊！』

「那不是我的水煙袋麼？」

「吸了就吸了，有什麼關係呢。」我知道她是說的假話，也故意裝出坦然的樣子。

她像桃花似的笑了，說：「我哄你的，我是不吸的。我吸一口就噲得不得了，那支煙袋是買來待客的。你不要當真了呵。」

我也笑了一笑。

後來我向她要了一套她的換洗衣服，預備拿去照裁新衣。

正談中，盧二嫂出現了，佩不高興，立刻就氣沖沖地走到對面屋子去。去了一個時辰又出來向我說：

「我們再見罷，靜弟，恕我沒有時間陪你了，我今天要寫好幾封信，還要到福泰昌王家去呢。」

「請便罷，稍微坐一會我就走的。」

不久她走了，我沒有趣也惘然地回去了。

八月九日（星期四）晴

今天因事沒有出城，却在玻璃店去配了一塊佩姊像架的玻璃。前幾天女僕把玻璃打碎，害得我幾天沒有掛，真使我懊喪！

佩姊！你的那張小照在我上海學校的壁上掛了好幾年了，我看見像片，便如看見你！

八月十一日（星期六）晴

大嫂昨天到家了。她是從省城趕回來替我辦理婚事的。她還帶了一個可愛的小姪女英來。英太可愛了，說話舉止都非常天真。她初和我見面，已經就很熟了，進一踏出一踏都喊着，『靜叔，靜叔！』有時給我開玩笑，問我『靜，靜那天來？』從她來後，我便不似以前的寂寞了。

今天飯後英要去見佩姊，我不用說也是想去的。便一同坐轎去。

佩同英本來早就熟識，前年佩在省城進師範，英進幼稚園，她們已經是很好的感情。佩這時看見久別的英，一旦來臨，歡喜得跳起來，拉住她的手問長問短，把我倒冷落在一旁。

過了一些時候，佩才來招呼，假裝擡起頭來才發現我似的，說道：「呵，原來還有一位貴客呢，真是失禮了。」

我倒掩住嘴笑。

「靜弟，我給你畫了一把扇子。」佩告訴我。

「在什麼地方，拿來！」

她笑着去開抽屜取扇子，像個含羞的小女子一樣，客氣道：「但是畫得不好，不要笑。」

我接到手裏看，原來是畫的稀稀灑灑的幾枝竹子，筆下頗有風致；上面還錄有一首前人的詩：「一節復一節，千枝攢萬葉，我自不開花，免

撩蜂與蝶。」

「佩姊，我不想你還會畫呢。了不得，琴棋書畫件件都能。」我說。

「畫這把扇子真費工夫呵，我連晚餐都沒有喫。」

「這太可憐了。」

「靜，不要緊，我爲了你受點犧牲，有什麼關係呢。」

我拿起扇子，聽着她的話，心內真有點酸楚。

大家沉默了半晌。

「我很感謝你的厚賜！」我終於迸出這一句。

她搖搖頭，我第二句話再也說不出來了。

晚上我在家和大嫂們商量這次婚禮的儀式，都主張仿現在的新式結婚，共議決四項，由我寫信通知佩的家庭，並徵求他們的同意：



1. 不過禮，兩家的禮物都於喜期前一日互送。
  2. 不用鳳冠霞帔，披紗，紮泡花。
  3. 不磕頭，行鞠躬禮。
  4. 請客在外，婚筵散後，新夫婦自行回家。
- 這四個很平凡的要求，想來總不會惹出禍事來的吧。

八月十二日（星期日）雨

這天下午我正和大嫂在堂房內招呼裁縫裁衣，嫻忽然來了，進門我一看她的臉色與平素不同，就知道她負得重要的使命。

大嫂請她到屋裏去坐，她只是無意地搭訕着，却頻頻用目望我，我也向她點頭，表示知道她的來意。她趁大嫂出去裝點心時，遞了一封信給我，原來是佩姊寫來的，我還沒有看，她就劈頭告訴我道：

『佩姊吐血了，你知道麼？』

「誰佩姊，我昨天還見着她。」我驚詫地質疑了。

「就是你走後的晚上！」

「怎麼？」

「你明明知道她是舊家庭，爲什麼又提出四項要求呢？爲這件事，她和家人大起衝突了。」

我真後悔，我不該去點燃這根火線。

「誰的信？」大嫂掀開門帘進來，看見我手中的信便這樣問。  
媚太靈巧了，回答說是她父親給我的，這樣算是把大嫂瞞過。  
我偷偷跑出來，拆開佩的信看，寫的是：

靜弟：

你這個人真古怪，昨天在我家和我談那麼久，你爲什麼對於四項要求不向我先說一聲呢？這樣，你讓我也沒有餘地去和他們緩緩商量，未始不可照辦。儀式的新舊有什麼關

係，好在我們的心是始終如一的，精神方面已經算永久團結了。

他們——我的家人——對於這次我們的會晤早已不滿，尤其最近你和我過從得太親密了，他們認為這是踰出禮教的大防的；可笑，可笑，好卑陋的眼光啊！你的條件我是完全同意的，而他們却認為不過禮，在外面請客，都是嫁丫頭嫁二婚的辦法，對於盧家是極大的侮辱。呵，靜弟，你說這種持論是多麼的冠冕堂皇！

唉！最可憐的是你的佩姊昨晚在他們的包圍中，他一句我一句都來尋我出氣，於是我們便起了很劇烈的衝突。我氣得哭了一夜，我不是哭什麼，我想起我的母親，如果有她在，靜弟，我也不至於受這些年的苦了，這次婚禮的儀式還成什麼問題呢？一夜悲哀的結果，我的吐血病又發了，今晨已經不能起床。這封信是倚在枕上寫的，我希望你早些來看我。我真焦急，不知道這一病又是多久，能不妨礙我們的婚期麼？……不寫了！

佩姊手上（即日）

我看完，簡直木呆了，要哭又哭不出來。

嫻走的時候，我想回信已來不及寫而且也沒有心緒，只得向她說：  
「嫻小姐，請你告訴佩，我明天去看她。」

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晴

喫完早飯，去看佩姊的病。

她起先在屋裏睡，假裝不知道，其實我在外間屋中說話，她那有不知道的？

二嫂去叫她，她堅決不起來，埋怨的語調說：

「告訴他，說我病了，不見面有什麼？」

我莫明其妙，她爲什麼生我的氣。

「起來，起來，人家特地來看你的病。」盧二嫂再三催。

她勉強起來走到外間，包着絲帕，顯出病弱的神情，却不肯理我，幾大步便走到北屋去。

我陪她的二嫂坐着，竭力解釋昨天那四個要求的誤會。佩在北屋裏斜坐着，（門帘是掛起的）一隻手撐住頭，連望都不望我一眼。我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眼淚都幾乎要流出來了。

盧二嫂假意要讓我和佩姊會面，叫人過去請她好幾次，她總推病不出。

最後，我從門口望過去，她已回過頭來，向着我透出一絲苦笑，似乎她並不十分怪我。啊，我真歡喜！我逗留了一陣，覺得太無聊，便起身告辭。出門時，佩姊故意跑到堂屋門外的欄杆上去坐着，無精打采的樣子。我很想說：佩姊，好好保重身體罷，朝夕相對爲期在邇了，這是何苦來！但是盧二嫂緊隨在後面，我的話終於沒有出口。

八月十五日（星期三）晴

昨天休息一日，不曾到盧家去。佩姊的病好像好了一半了，她早晨

差人來向我借撒克遜切後英雄略去看。

晚上給佩姊看病的醫生來給大嫂看病，據說佩姊的病已無大礙，休養幾天便可望好完。呀，這樣她就幸福了，我只有虔誠地禱告罷！

(以下殘缺)

## 在貴州道上

多年不回貴州，這次還鄉才知道川黔道上形勢的險惡，真够得上崎嶇鳥道，懸崖絕壁。尤其是踏入貴州的境界，觸目都是奇異的高峯：往三個山峯相併，彷彿筆架；三峯之間有兩條深溝，只能聽見水在溝內活活地流，却望不到半點水的影子。中間是一條一兩尺寬的小路，恰容得一乘轎子的通過。有的山路曲折過於繁複了，遠遠便聽見大隊馱馬的過山鈴在深谷中響動，始終不知道它們究竟來在何處。從這山到那山，看着宛然在目；但中間相距着是幾百丈寬的深壑，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能達到對面。甚至於最長的路線，從這邊山頭出發是清晨，到得對山時已經是黃昏時分了。天常常醞釀着陰霾，山巔籠罩着一片一片白殺似的瘴霧，被風裊裊地吹着，向四處散去。因為走到這些地方，也許幾

天才能看見一回太陽；行客則照例都很茫然於時間的早晚，一直要奔波到夜幕低垂，才肯落下棧來。

在貴州界內最稱險絕的是九龍山溝，羊角埭，石牛欄，祖師觀……這幾處，都是連綿蜿蜒的山嶺，除了長壑天巔之外，石梯多到幾千級。從坡角遙望聳入雲端的山頂，行旅往來宛如在天際低徊的小鳥，更沒有想到自己也要作一度的登臨。

走到這一類的山谷之中，不用說行裝累贅的搭客要發出『行路難』的歎息來，連筋強力壯的轎夫都裹足不前了。這是走旱路很普通的情形：每逢路不好走，轎夫們照例要請乘客讓轎的；讓轎當然不是客人所樂意的事情，偶一爲之還能照辦。於是他們便有了第二種偷懶的辦法，就是「換加班」——另外找人來替擡。換加班在他們的經濟上自不免要受些影響，不過身體方面總算少喫了若干的虧了，這不能不



說是得可償失的妙法之一。至於這班擡短路的，——他們叫做「加班匠」——隨時在小市集或者荒村野店中都散布得有：他們多半是煙癮很深，無家可歸的二十多歲的乾人（註一）（老年中年不敢說沒有，怕終歸是少數。）專門擡短路的。他們本來就有相當的氣力，而且又是冷肩頭（註二）所以特別有翻山越谷的本領。尤其是煙癮過足之後，馬上就可以拖起轎子狂奔二三十里才歇氣。這些漢子有的是兩個一組，還有一乘竹兜子的滑竿（註三）是預備擡鄉民們從甲地到乙地去趕場之用的。有的「加班匠」則可以說是彼此素昧生平，漫無組織的：在這家煙館裏橫陳幾個，在那家煙館裏陳列幾個。買賣上門來了，才現去找配角。這其間還要演一套裝腔作勢的把戲。照例一位站在一家掛「聞香下馬知味停車」的方燈的館子門口發問：

「有人擡加班沒得？」

起頭是大家都裝聾。

『弟兄，擡加班去不去？』找配角的轉向門內叫人了。

『爛毯擡得！爾媽又是那幾個錢一里！』屋裏便有人喃喃抱怨，不肯馬上發駕。

『擡來啲，閒起有啥事做，找兩個錢抽鴉片煙，比郎我（註四）都好呢！』

『車去車來都做這個生意，爾媽又來擡！』

於是假裝擺架子的這位便從他們的「英雄館」鑽出來了。

一位在前面癩洋洋地走，草鞋沙沙響着；那一位在後面跟隨，從裏肚裏找煙盒喫葉子煙，藉以表示自己的閒情逸致。他們走到轎子跟前，便在一家小店門口的板櫬上坐下來，同轎夫講價。只要價錢一妥，立刻就精神煥發，擡起轎子上路。要是附帶有滑竿架子的，「加班匠」還得

向轎夫露一個笑臉，請他們幫忙帶了走。一經他們擡起動員之後，乘客恐怕誰都要感到分外的舒服。原因第一因為他們是生力軍，擡起可以飛跑；第二，因為他們的擡法很穩，有時比轎夫的步伐還諧和些，坐轎的自然一點受不着什麼顛搖的痛苦了。

這天我們從桐梓起程，一離棧，天上便下起濛濛的陰雨來，真使人不快。清晨算是走了一段平陽大路，飯後便要翻閬頭井，祖師觀，石牛欄三座險峻的長嶺。據說上坡下坡總共有三十幾里。這些蠻荒的山谷，從轎夫口中的歌謠聽來，已經够可怕了。他們常常喜歡唱道：

「分水嶺來不算行，

石牛欄才累死人！

閬頭井來還不算，

祖師觀要走天半！

下午的雨從濛濛一變而為浙瀝的大點了。道路非常泥滑。最是在我們省裏的山路，大小不等的青石塊，高一塊低一塊地亂嵌在土裏，晴天已經就凹凸不平，很容易使腳受傷；雨天更是泥塘深坑，時時有使人跌仆的危險。加之，田裏的水有時還要滿溢出來，氾濫在路上，汨汨地流動。幸而山水還沒洪發，要不然，難保不是一場很大的水災呢。

轎夫們戴起斗笠，紮着褲腳，一滑一溜地走着，沒有一個不是口裏喃喃抱怨的。又不敢走得太慢了，怕前後的轎子與挑子銜接不上，中途有意外發生，夫頭這時更顯出一種着急忙迫的情形，一會兒跑向前面去，一會兒又跑在後面來，招呼不迭，總是用好話鼓勵着大家前進。乘客如我們，坐在轎內，望着這樣不好的天與坎坷的道路，人覺得惴惴自危，因為我們的脚下就是萬丈深的懸崖。萬一跌下了去，那不是也很「倒

霉」的麼？

九點鐘的光景，我們才在山坡下的一個小鎮歇腳，打早尖。（註五）

據說這一去便沒有好路走。啓程之前，夫頭和顏悅色地走來，打算請我們讓轎，妻和C女士因爲是女流之輩，算是幸免於難了。陳姪立刻遵命，就下轎來，穿起線兒草鞋，打着洋傘慢慢爬坡。我因爲在病中，夫頭是知道的，所以連一個讓轎的字都沒有向我提起。我很諒解他們的不得已的苦衷，——然而我走，不也很費力麼？終於勉強走出轎子來，想看看雨的大小和天色；如果山路不滑，我想就是掙扎着走幾里，也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我站這家小茅店的前頭，看見轎夫們多半在那裏喝茶；有的不知道是汗還是雨濕了衣裳，脫下後，便露出紅腫的雙肩；有的彎着壓駝了的背在喘氣。雨是漫天而來，遠山的白霧很迅速地在向西南移動。

夫頭也是操着手望天，離我沒有幾步；他走過來說：

「先生，聽見說你人不安適，不讓轎好囉，我們喊加班捧你。」

「那又叫你們貼錢了，真過意不去呢。」我看見兩還是那樣的下，山又很陡，不由得氣沮了；我的話固然是謙遜，但同時也就是表示贊同的意思。

「那點，那點！胡小山已經喊加班去了。」

我微微地笑着，含糊答應。

「擡加班，那乘，那乘轎子？」

「爾媽，老子昨兒個來，今兒個又回三坡去。」

我們正在說話，胡小山帶着兩個「加班匠」來了，兩位口裏還咕嚕着。一位身軀很高大，樣子不過十七八歲，穿得還乾淨；那一位和他恰相反，是個矮黑的二十多歲的胖子，臉色真難看，一望而知是中煙毒

很深的；穿件兩半截連成的破汗衣，腿上一條又小又短的褲子箍着，屁股的一部分都露在外面。

『是不是這乘？』矮胖子顫動他臉上的肉問。

『對囉！』胡小山回答他。

矮胖子便喊了一聲『弟兄！』高漢蹣跚着過來，兩個把轎子提了一提，胖子嘻嘻笑着說：『還得行，弟兄，不重，不重！』

氣歇够了，夫頭便催着大家趕路。

我的這兩位「加班匠」彷彿爭功似的，擡起我的轎子先走，也不等後面的大衆；胡小山和那一個夫子老李都有點龍鍾了，自然精神差得多，喘着氣緊跟他們跑。我們在路上並不寂寞，時時可以聽到「加班匠」的笑話。從他們的清談之中，我才知道胖子姓趙，他的口氣很大，似乎是一個擡轎的老手；擡後頭的那個高漢叫賀光亭。

「賀光亭，我們兩個擡起都還對啊！」在路上先是老趙得意地邁着大步說。

「還跟得上步數嗎，趙大哥？」賀光亭在後面響應他。

「弟兄，頂瓜瓜！」老趙急急回答，又忙着報路：「泥塘不知深淺！」

（註六）

「踩邊邊還要淺點！」

「弟兄，老趙擡轎，該有一把手！不是客氣的話，下雨天老子都敢放開腳步跑，翻山同走平地是一樣的。」

「老實趙大哥，你前會些不是說家裏出了岔子麼？你怎麼還是這樣歡喜法？」

「這叫做黃連樹下撫瑤琴，（註七）——洋洋坡！」

「慢慢梭！」



「越上越陡！」

「越上越好走！」

「滑得很！」

「踩得穩！」

老趙口裏雖然在報着路滑，脚却故意向泥塘踹去，水濺得很高，發出尖脆的響聲來。

「趙大哥，你看你的草鞋都爛了！」老賀忽然換了一個題目。

「爾媽，你真是教場爛土地——管事管得寬，不穿草鞋，又礙啥事？弟兄，老實我哥子問你一天抽幾盒煙？」

「七八盒，也就是這個樣子吧，你呢，老趙？」

「我嗎？比你幹得多，七八盒再加上七八盒，再加上七八盒。」

「啊呀！你這個東西，也真能抽，拿給我就行。」

「滑滑路！——駭死你，這就叫多！」

「踩乾處！——到石牛欄我看你還是買雙草鞋去吧，這樣拖起拖起的，咱個走？」

「不瞞你老弟說，我有兩百錢，又可以抽上兩盒了，買草鞋？這雙草鞋給你說，都是撿得來的；爾媽，老子再撿一雙，又可以穿到河洞了。」

在一種依稀恍惚的情態之中，我只顧低頭聽他們的話，險阻艱難的祖師觀已經快走完了。雖說是下坡又上坡，時刻在山頂上迴旋，自己的身軀彷彿與對山的白雲相齊，下望是低陷數十百丈的淙淙溪水與縱橫的阡陌，我的心也十分坦然。直到轎夫叫我看祖師的神像時，我才覺得走的路真不少了。

老趙這時走得更加快速度，兩隻手捧着半圓，率性不去扶肩板了，把後面的賀光亭簡直拖了走，急得老賀亂嚷起來：

『不要儘跑，這樣拖，我就來不起了。背時鬼！』  
『呵，就來不起囉，年紀輕輕的！背時鬼！我背時，你背利；我敲噹噹你落氣！』

我看見老趙兩隻肥紫的肩膀在肩板下不時掉換，口裏喃喃着，真有趣，不由得自己對他也發問了；

『老趙，你是什麼地方的人？』

『三坡，就是你今晚上要歇的那堂兒，先生！』

『你的家也在那裏麼？』

『先生，我從小就打爛仗，四川也走過好幾趟，那年擡過王道台上成都。老子都沒得，前年討了一個婆娘，愛穿愛帶，我養她不起，跟倒野老公跑了，不帶貴的東西！先生，你說我老趙還有啥子家呢？這如今變做教場壩的桅竿——獨人了！』

『你擡得很不錯，爲什麼不找一個長路擡呢？』

『從前是擡長路的，到雲南，上成都，下重慶，都走過。這如今煙喫上了，擡不慣長路；二來那堂兒去找這樣的生意？人家都說我們是跑流差的，放不下心。先生，擡你擡得不好，不要見怪！星宿跟着月亮走，——沾你老人家的光，到棧房多賞幾個酒錢罷！先道謝一下！』

我和他這一說話，不要緊，他却想敲起我的竹槓來了。

賀光亭在轎子後面也摻着嘴說：『先生，你不要小看老趙呢，他以前還喫過糧，（註八）當過幾個月的排長，這如今算是背時，以先人擡他，現在他又擡人了。這也沒啥稀奇，那個保得千年富，那個能保得萬年貧呀！』

我聽後沒有言語，只抿着嘴笑了一笑。

到了石牛欄，他們是最先趕到，也就最先歇氣抽煙去了。我便下轎來，在街上散步，一面等候C女士和妻的來臨。因為的確我的轎子走得太快了，連胡小山們都沒有跟上，丟在後面，很遠很遠。當走在中途，空虛的山谷裏，前不見行人，後不見來者，只有我一乘小轎在那裏忽升忽降，又是這兩位陌生的「加班匠」擡着我，我想萬一有什麼劫掠之類的事件發生，像我這樣一個文弱的青年如何能抵得過他們呢？一直到石牛欄的小店歇脚，我的跳躍的心才安靜下來。雨這時已經漸漸停止，偶爾還飄過一點兩點樹上飛來的殘滴。我流覽半天風景，妻們的轎子也到了。她和C女士都出來活動活動身體，大概是在轎子裏悶得太久的緣故吧？後來我們三人簡直端了店家的板櫈，在路旁坐下來。

忽然大路上有一個鄉下的婦人也走到我們的身邊來，拄着一根柴棍，包着白頭巾，好像走了很長的路，面紅耳赤，顯出十分困頓的樣子。

我們疑惑她總是到那裏去趕場的農家大娘之類，在路上這些人物我們遇見得最多，幾乎一見就可以辨別得出。不過這位大嫂彷彿有什麼心事似的，埋着頭只顧走，走到店子那座石臺階前，居然坐下了，大概是想歇歇氣再奔路。但不知道她的眼睛爲什麼忽然擡起來，不住地向斜對過老趙們在那裏抽煙的煙館門裏看，看得真入神，連瞬都不瞬一瞬。漸漸地她的頭有點顫動，口裏呶唔起來。使我爲之駭然，我慌忙讓妻和  
10 女士躲開，我說：

「你們看見沒有？那個女人是瘋了的，怕人得很！」

她們起先好像不大注意，等再注目去看時，那個婦人的頭髮已經披散了，兩腳一陣亂跳，沒有想到她竟會放聲大哭起來。嘴唇邊還顫着一些含糊的字眼，夾雜着哭聲，正好像清明節女人哭墳的那種淒酸曼長的調子。但後來她的聲音驟然轉入高尖了，我聽清楚了幾句，是：

「趙洪順，你有本事出來！雜種東西！我有啥事對不起你？」  
她的哭聲把四圍的人都感動了，大家一齊圍攏來問她。

「大嫂，你在這堂兒做郎我哭？」

「有啥不得了的事這樣傷心啊？」

那個婦人不住地搖頭，半天才說：「諸位，你們管不到我的家事，叫

趙洪順出來，我跟他說個明白！怕嘍他我不姓謝！」

「那個叫趙洪順？」有人問。

「就是趙胖子，這是他的大嫂。」旁邊有知道的便替代回答。

我知道我的瘋人的懸擬完全錯誤了，也忙着過去旁觀。

「諸位，請你們評評這個道理，嗯，」那婦人一路哭着，一路訴着

說：「我家就住在三坡，婆家姓趙，在那邊煙館睡起抽煙的那個黑矮子就是我的男人。這個雜種龜兒，不學好，背着我學會了抽煙，百不理事；搵

加班的錢，一個人還不够用，總是回家大吵大鬧，逼着我要錢，嗯，……找我出氣；把我的手飾衣服都賣光了，我只好出去幫人，他這個東西，不業嗜好，（註九）天天還是找上門來，三塊兩塊地拿上去，我啥話都沒有說，他是我的丈夫！他昨兒又跑來啦，他逼我改嫁，說他已經收了人家二十塊錢的聘禮，他簡直把我賣了。我來他家這兩年啥事對不起他？嗯，……他要我嫁，我情願到昭忠祠去把頭髮剪了當尼姑，我早就喫長素了。我們從今以後，各幹各的，我在三坡找他兩天都沒有找到，他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以為跑脫了呢；王家却到我主人家那裏來要人，嗯，……賣自己的妻子，太可惡了！嗯，……」

『大嫂，你也不要太傷心了，喊趙大哥來給你告個么二三（註十）就是了。』店家的老闖娘走來勸。

『我倒要看看他會把老娘賣了才怪呢！』趙大嫂眼睛哭得像紅



腫的桃子，跑到街心去，把頭髮一陣亂擺，喊道：

「趙洪順，爾媽，你出來！我姓謝的那點對不起你，七出之條犯了那  
一條？」

老趙大概是煙癮過足了，從對面一大步跳出來，扭住他的太太就是一陣拳頭。

「你這個爛婆娘，不要臉的東西！裹上了野老公就去你媽的三十三！你發啥子雞脚瘋？不要給我姓趙的再丟醜了，爾媽，男人擡轎，婆娘養漢……」

老趙一面高聲地罵着，一面用手挽住婦人的頭髮，用破草鞋的腳亂踢。

趙大嫂借着機會，益發嬌癡，坐在地下，簡直不肯起來，只是傷傷心心地哭。

「老趙，你發神經病了？」

「爾媽，也有這樣野蠻的人！」

轎夫們都憤憤不平地上前來拖趙胖子，有人便在他背脊上給他幾拳。老趙這個傢伙有一股子勁，並不怕打。

「你的轎子不擡了嗎？」夫頭氣得吹鬍子，走過來就是一巴掌。

「不擡？講好了的，那有不擡的話說！」他鼓起眼睛說，這才把手鬆了，歎口氣，「趙大嫂，就算老子對不起你。老子答應人家的生意，要幹攏。你要是不放心，跟到老子走，三坡見，我不會像巖鷹飛到半天雲去的。隨便啥地方都陪你去。貓抓磁粑，脫不了爪爪，我早曉得有今天……」

「我剛走三坡來，又回去！」

趙大嫂抱怨着起身，一顛一蹣地向三坡的路上走。很費力，很可憐；老趙擡起我橫衝直撞地狂奔，回都不一回顧。

「老趙，你這傢伙也太沒有情分了，自己的同牀共被的人呀！」走到一座松林裏，胡小山帶着譏刺的語調向老趙說。

「弟兄，——」他看見胡小山年紀太大，這個稱呼有點欠妥，忙改過口來，「胡大哥，你不明白！」

「你明白啥？我看你早給煙薰糊塗了！」

「胡大哥，你那裏會曉得老趙家裏的事情；這個婆娘向來就不帶貴。你問她那天不是打扮得妖精怪氣地去擺街？我一年四季都在外頭，曉得她在家搞些啥明堂；（註十一）爾媽，總而言之：十個婆娘九個壞……前踩左！」

「後踩右！」老賀應。

「……」

「趙大哥，」老賀聽了他的話很爲不平，大聲地叫，「你不要冤枉

你家大嫂呀，她才是個賢德之人！不是你抽上煙，她就不會同你鬧翻的好意思！臉擺在那堂兒去？你說，你出脫了人家多少傢事？人家幫了人，你那個月不去分幾文？你又嫖又抽，瞞那個都瞞不過我賀光亭呀！一個人不要太昧天良了吧。」

趙胖子低頭不語，只管伸直腰趕走路。

翻山翻得人頭發昏，雨雖然沒有，天已經透露一絲兩絲的陽光；路却非常難走，而且沿路都是鹽巴客，把他們沉重的措兜橫梗在大路當中，不肯讓人；一不小心，轎夫便和他們吵鬧起來，真正使人煩膩不過。有時正在悶悶的時候，遠處放牛兒忽地傳來一派山歌聲，聽着倒非常有趣，他們的聲調拉得很長而且自然：

「十七十八正風流，叫你跟哥你害羞；

二十四五人老了，想哥日子在後頭。」

黃昏時候，我們才到河洞，這個地方是寥寥可數的幾家人戶，有座瓦蓋欄杆的木橋，橋下水聲潺湲可聞。我們歇在橋口，擡頭可以望見妻們的轎子從山谷的曲路蜿蜒而下。在河邊大家聚齊後，又出發。趙胖子挺胸正走得起勁，那知又有意外了，從路旁冷不防走出一個賣泡巴的老太太把他抓住。這位婆婆年紀雖老，却有力氣，無論如何不讓他走。老趙則大撒其兇。（註十二）

胡小山從後面趕來了，忙問是什麼事情。

『他欠我的錢不還！』老太太惡狠狠地說。

『多少錢，值得這樣鬧？』

『一百文！』

我在轎內聽見這個渺小的數目，覺得真好笑：第一，這位老婆婆也真算認真了；第二，爲什麼老趙連一百文的債務都不肯償清呢？

「還錢不還？」

「前是胸膛後是背，要錢就是定子（註十三）會！」

「不是人說的，狗禽獸，你玩賴，不還錢也叫你做得倒！」

胡小山過來吼老趙一聲說：「老趙，你這個爛乾人，喫人家的傢事不給錢，有這種道理嗎？一百錢，好大個事情！」

「大哥，沒得錢，還不起，有啥法想？」老趙給自己辯。

我以「魯仲連」的資格說：「胡小山，加班錢，扣他一百就是了。」  
「先生，這不行。」這好像挖了老趙的心。

胡小山在裏肚裏拿一百遞給老太太，踢了老趙一脚說：「擡起走，欠賬不還的乾人！」

老趙瞪着眼睛，招呼後面道：「走啦！」

走了好幾里，老趙一句話都沒有說，只願向前衝。就是看見對面的

挑子來，也不叫『踩左踩右』了。後來竟唏唏呼呼起來，好像在哭。真沒想到他這樣硬肘的漢子，居然也會膿包。我問道：

「老趙怎麼回事？哭了！」

「胡小山扣我一百文。」

「一百文就值得哭嗎？」

「一百文够抽一盒呢，先生哪！」

「不上進，就慕倒抽煙！」賀光亭也加入嘲笑他。

「到棧房，這一百錢我還你，你們的煙癮也未免太大了。」我有點可憐，便這樣安慰說。

「先生，要抽煙才有氣力呢！」

「唔，你們下力人那裏掙得了錢呢，都讓煙給害了啊。」原來妻的轎子也追上我們了，她在後面歎息着說。

晚上九點才到三坡，棧房已經由夫頭打好了，就是他們告訴過我的榮隆棧。下轎一搬行李，鋪牀，又加上喫夜飯，真是極忙碌之至，我更記不起什麼老趙小趙了，而且疲乏已經把我包圍了呢。喫完飯，我正出門來散步，想藉此消化喫下去的東西。乍看有如幽靈，忽然一個矮胖的黑影在我的面前一蹲，聲音很淒澀地說：

「先生，你老人家不是答應還我一百文麼？」

「你是誰？」我始而有點驚詫，「呵！老趙，你還沒有走？怎麼不去了你的家務事？」

「我也住在這間棧房，先生，太累啦，明天才走。錢，你要是不方便的話，明天早上拿也可以。」

「拿去！還有兩百文就算我給你的賞號罷！」我總共遞了三個值



百的大銅元給他。

「多謝你先生，」

老趙的黑影閃進東廂房的煙室中去了。

我們住的這家棧房雖然很大，但是並不十分清潔，滿屋的壁上都是打油詩和漫畫，光怪陸離，無所不有。屋址靠近河邊，河風不時吹來，刮得窗紙呼呼亂響，C女士住在我的隔壁。妻給陳姪把床鋪好，他倒下去，呼呼便睡。我寫完日記，已經將近十二點，因為明天還要走路，不得不稍事休息，也就脫衣躺下。妻膽子比較小，又聽見到處都是響聲。雖然一半靠着板壁，一半睡在床上；但時刻都在警覺之中，她怕有竊盜的潛來。

我睡夢得正模糊，所謂模糊也就是代表半睡半醒的狀態，忽地聽見店門嘎的一聲響亮，我不覺身子一掣。以後的聲調更龐雜了；不過起

初是很單調的步隊之行聲，漸漸便夾雜着指揮刀的鏗然，由遠而近，進了店子。雜沓的步履，一直響到東廂房之前，接着彷彿有幾隻燈影在亂晃，只聽見叫，『起來！起來！』那邊的人大概都驚醒了，立刻形成一種紊亂，有的在發夢忡，有的在大聲急呼找草鞋。我心裏戰慄着，想起驕夫們都睡在那邊屋子，難保不是拉夫的呢。我打算坐起來，妻忙止住我說：

『不相干，大概是查號的吧？』

『那他們一定要到上房來。』

『不，店老闆一定可以搪塞他們了。』

『唔。』

我漫應着，又安然睡下；但却竭力維持着不要使瞌睡來臨。妻真細心極了，她還是用耳朵再諦聽。大家都沉默着。

『我原說在這點，你看對不對？』一種洪亮的聲音，把喧囂的空氣

壓下去了。

『軍士，我們真不曉得……』

這彷彿是店老闆的話；不然，總應該是么師（註十四）之類。底下的聲音很細，聽不清。

接着便是轎夫們的無意識的起鬨；有些在廊簷下睡的，正睡得朦朧，也翻身起來，口裏直問：

『啊呀，啥事，啥事，半夜三更鬧個不清？』

軍隊的弟兄好像這時完全擠在東廂房門口了。

『網起來，雜種！老子也叫你跑得脫！』

『軍士！軍士！軍士！』半啞破竹似的聲音忽然起了，這個調子於我非常熟悉，覺得從前在那裏聽見過。

『在拿人啊！』妻悄悄拉我的衣裳顫抖說。

我低聲回答她道：「也許這家棧房住得有壞人，團防倒是頂盡心地，不要怕！不要怕！」

『架起走，你這傢伙跑得到不慢，擒到啦！』

嚶嚶的哭泣聲在那邊屋子裏抽搐，繩子網綁和拳頭抨擊的巨響，使人有一種森冷寒縮的感覺。一個軍官發出號令，東廂房的團防在排隊，足音是繁響不是蛩然。後來隊伍開走，大門關上了。那些被擾的人們似乎都不願意再睡，聚在一起紛紛議論這件公案的始末。我心裏已經坦然無事，沒有閒情再去繼續潛聽。這後半夜的，確入了酣眠中了。

第二天我們起來，又重新整理行裝出發。天差不多完全放晴了，我們貴州的地境，居然也是藍天白雲，轎夫們無一個不是欣欣然。我把女士和妻的轎子先打發走，自己一個人壓後陣。剛出店門，正預備上轎，

迎頭便看見昨天擡我的那個高漢子「加班匠」賀光亭，我忽然想起老趙來，便問他道：

「你一個人在這裏，老趙呢？你們散夥了？」

「先生，老趙沒有了。」他悽然說。

我不由得愕然。老趙沒有了，那麼，難道他得了急症死了麼？

「怎麼，老趙被他的太太帶回去了嗎？」我只好這樣問。

「昨晚上的事，先生睡着了，大概不曉得吧！」

「呵！昨晚上的事，我知道一點，是不是拿人？」

「那你老人家還問我！先生，那個曉得老趙還當過棒老二的！」（註

十五）他，他今天算不到就要喫衛生湯圓呢！（註十六）唉！只可憐他的

女人，你不要以爲她郎我潑，夫妻情義倒是很重的。」

我已經坐入轎子，賀光亭還是淚眼淋漓地望着我。

胡小山不容我再給他說話，和李擡起我便走，他一路走，一路說：「先生跟他談啥！擡加班的，爛流差，棒老二，都是一流貨！」我在轎內用力拉窗戶，想回頭再看看賀光亭，窗戶偏偏拉不開；等到窗子拉開時，伸出頭去瞧，我們已經離三坡很遠很遠了。

（註一）乾人即無父無母永遠漂流餬口的人，跡近乞丐。

（註二）在貴州夫子擡短路的，因為肩頭不常受累，故謂之冷肩頭。

（註三）滑竿係一種無篷構造很簡單的轎子。

（註四）「郎我」意即「那樣」，此處是諧音。

（註五）上早路，喫早飯謂之打早尖。

（註六）早路轎夫照例對唱有韻腳的短語，以防危險，謂之報路。

（註七）「黃連樹下撫瑤琴」係貴州的隱語，意即「苦中作樂」。

（註八）貴州凡當兵謂之喫糧。

---

(註九) 「不業嗜好」意即「不學好。」

(註十) 「告么二三」即是「陪罪。」

(註十一) 「搞些啥明堂」即「做些什麼事情」的意思。

(註十二) 「大撒其脛」意即大罵其人。

(註十三) 「定子」即拳頭。

(註十四) 「么師」即北方所謂「夥計。」

(註十五) 四川貴州稱土匪都叫「棒老二。」

(註十六) 被鎗斃，貴州鄉民謂之「喫衛生湯圓。」

---

還鄉集



## 子瀾君

回家幾天以後，便不耐山居的寂靜，心總是躍躍着，想去訪幾個兒時的故侶，作半日的清談。友人中最先來到我的記憶裏的便是子瀾君，一則他是我們的遠鄰；而子瀾君偏偏已不在故鄉了。好容易走進他們那綠草蓬茸的深巷裏，却無由辨認他家的門第。記得從前在巷內彷彿是一座黑漆大門，現在則這個堂皇的入口已不知去向。經我一打聽，才知道就是路西的第一家；不惟小燕去櫟房子換了主人，連靠街的花牆都改變了古風的舊觀了。據說子瀾君是不大得意，今年春天不知有什麼公幹晉省；老太爺呢，則因為調養病軀避免地方上的應酬起見，搬到鄉下的公館去了。我站在這家的門前，看見牆上斑斕的苔痕與園內的風弄竹影，默想十年後景物的變遷，原是應有的事情；但仍然不免有點

輕微的恨觸泛上心頭，任你拭也拭不掉。

論起子瀾君來，他並不算我昔年的忘形的朋友，並且在高小同學的時候，我們口頭上還是時常齟齬的。口頭上的齟齬本來算不得什麼深仇大恨，這正應當屬於「睚眦之怨」的一類。而真正的衝突却是彼此的父親。雖然都同樣退休下來，想享點林泉的清福，在地方上則義不容辭就是所謂的鄉紳；但就他們的性格而論，不能不說是絕對的異趣了。父親在鄉中歷來享有一種崇高的文譽，為人豪爽正派，文章上自不免常有憤世的感想，嘴上的嘲諷更屬不足為奇的事。子瀾的尊人固然名高望重，他走的却是一條別的岐路。他遇事很守舊，對於錢之一道特別顯示其慳吝。例如伯巒老大人為官的時代，曾經敲過賣餛飩的一筆小款；在家鄉每逢朔望進祠堂，要穿帶前清的朝珠補褂……諸如此類，有的已成伯巒公祖的軼事，頗為熒炙地傳誦於親朋之間；有的則是現

在的趣史被父親不止一次的目擊。老人是說笑慣了的，當着人就愛給伯嚮先生開心。有一回父親曾給我們談過一回他的軼事的幾頁，他說：

「有一次伯嚮坐堂，吼班帽子戴歪了一點，大人氣極了，罵他不恭敬，要拉他下去捶板子。旁邊的人替他求饒，情願罰款；但是要請大人指定個數目。大人莊嚴地發言說：「念你是初犯，家道貧寒，就罰你二十文制錢罷。」差人便數了二十文一磴錢放在公案上。大家以為這樣一個渺小的數目，伯嚮公祖那裏肯拿走呢？不過給吼班開玩笑罷了，一個縣太爺焉有看上這幾個錢的道理？即令他要拿，明晃晃的擺在桌子上，他好意思伸手麼？差人們先是目不轉睛地把錢看着，半天都沒有動靜。大人似乎無心措意及此，便開始問案，衆人的注意力也就移開了。等到退堂，二十文錢已經不翼而飛。你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呢？呵，是這樣的，伯嚮坐堂不是穿的大馬蹄袖的馬褂嗎？他這回就利用着了。趁問案大衆

沒有注意的時候，他的手偷偷地移到錢跟前，把錢早拿在手裏。等退堂，他的手往袖子裏一縮，馬上便掩飾過去了，一點都露不出馬脚來。你們看呀，這是何等的妙人妙事……」

這些都是伯鬻仇視父親的原因。他往往看見父親總是怒目而視，怨言雖沒有出自口頭，內在總應當有點刺骨罷。所以伯鬻時常是在想法躲避着父親的，但事實與他的意志竟會絕然相反，他愈是想逃避他的仇敵，他愈是不斷地相逢他的仇敵於街衢之中或者酒筵之上。

天地間的事真湊巧，兩個敵視的人物的兒子居然同在一個學校了。子瀾君是深深受着他的尊大人的遺傳的，不過似乎沒有老頭子那樣精明與經濟，還帶着幾分呆氣與粗魯。在小學堂裏，說到功課，除做東萊博議筆法的文章外，其餘我們都同為落伍者。年齡他却比我大好幾歲。自然，世故也應當比我閱歷得多了。初入校的時候，我們很是要好，那

時他大概是對於父與父之間的糾葛有點茫然的緣故罷。後來我們漸漸因爲一些小故失和，他富有膂力，不像一個書香人家的子弟，發怒時，把臉一沉，臉上筋都鼓起來，好像青蛙冒火的光景。我受他的氣不算少，一場爭論失敗之後，他沒有不藉武力來作後盾的。他不但對我個人是如此，就是公衆的事體，他也不憚地想施用他的格鬥的手段。他往往一點小事都要挽起袖子嚷：

「走！上操場去，拼一拼，文事不足，繼之以武備。」

事情一過却又露着黃牙，嘻嘻地笑了。有人說，對付子瀾君的辦法是有什麼事，聽他儘管發他的脾氣，你給他一個和顏悅色，學金人三緘其口，這位先生的氣也就平了。你要是和他兩個硬，他並不怕你，他的氣比你還大過好幾倍呢。這個我們可以說是深知子瀾君的性情的。

他之侮凌我，是否含有替他父親報復的意味，我無從知道。不過我

的性質向來溫和，他對於我，當然也就不好過分地爲難了。有時則大家又頗爲相投，胸中並沒有什麼芥蒂。這種情形，現在想起來，真覺得有些好笑呢。

有一次兩位老人同在縣公署的宴上，父親因爲多喝了幾盃酒，不知又和伯巒先生取什麼笑。對方沒有等到終席，就大怒而去。事後子瀾君竟然寫了一封長信給我，這封信是古色古香，文章做得真不壞，我想至少一定是經過伯巒過目的。他對於我的父親的非難振振有辭，有許多理由的確也說得來冠冕動聽。——然而就能因此文伯巒的過飾伯巒的非麼？恐怕未必。我當時接到這封信是怎樣一種心情呢？一句話都說不出口，週身只感着冷的戰慄。又不敢拿信去給父親看，怕兩家這條糾紛的繩子纏得更緊了。過了好幾天，我才淡淡地寫了幾句推諉不負責任的話給子瀾，大意是：『這是我父親的事情，我不能管……』唉！我

是多麼的怯懦呵！他對於我父親那樣長篇的侮蔑，我竟自忍受了，一個字都沒有駁覆。回信送去的第二天，我便見着子瀾君，什麼話都懶得講。他却帶着輕薄的口吻對我笑了一笑說：『你的回信收到了，推得真乾淨呢！』

父親送我到北平的第二年，回去便病死在路上了。故鄉的人們是否對父親有一種惋惜，我不得而知。據我的推想，反對的方面，如伯巒和他令郎，總應當最先拍手稱快罷。噩耗傳來一月之後，我忽然奉到消息，久已隔絕的子瀾君的一封信，初意以為不過是什麼弔唁的官樣文章，甚至於再加上一些幸災樂禍的話罷。一等到打開一看，事實却大大的相反，他裏面原來是致着很深摯的友情，而且帶着不少的懺悔之辭。中間有一段動人的文字我還隱約記得：

「……小瓊，你變成失父的人了，我知道你的心裏一定很難過的。我還記得老伯臨行的詩呢：「勞勞六十叟，何事復長征？」他老人家終於遠行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無衡的豪興！都沒有想到這次歸來，竟會去世在黔山的坎坷道上。誰能不生「哲人萎謝」之感呢？我的父親聽見這個消息，老淚不禁奪眶而出了。他與老伯從先不能說沒有芥蒂，而這些芥蒂反倒增加他的悲戚。唉！父親說「從此地方上沒有這豪爽正派的人了。」小瓊，我們從先不是有些不能諒解麼？我想起來真無聊，真可笑！父與父之間有意見，子與子之間也應當有意見嗎？你回來時，希望我們還是很好的朋友哩！……」

他從前寫信是用的東萊博議筆法的古文，那次寫的却是很漂亮的白話了。我把這封信來回讀着，一層愧赧的顏色便浮上我的臉來。回信沒有寫，也沒有勇氣寫，我還有什麼話回答人家呢？我是一個多麼怯



懦而自私的人！

這次回家，所以亟亟的先去訪他，便是想敘一點舊情，與表示我的含蓄有年的歉意。然而也竟無從了。我這種悵觸，或者不只是一種輕微的罷？

兩個月過去，事情很奇怪，我在一家親戚的婚宴上看見一位來客，真像子瀾君同一個模型出來的人物。我不敢冒認，因為這位是留得有仁丹鬚，而且躺在床上吞吐着白雲的。子瀾君那裏有這樣頹唐呢？如果真的是子瀾君，他無論如何應當先認得我罷，——我這樣想，懷疑也就釋然了。我是不會吸煙的，並且還不高興人家當着我燒起煙來，姑無論他的煙屬於那一種。為避免那慘淡的燈光與氤氳的煙氣起見，我只好一個人逃到遠遠的屋角去坐着嗑葵瓜子。這一點也够證明我對於社

會，不肯迎上前去了罷。

床上的仁丹鬚不久居然從榻上一躍而起。他好像有痰病，間或咳幾聲又吐兩口。不知爲什麼他的視線投得如此之遼遠，時時刻刻望着屋子角的我看。關於這種看法，在我並不以爲什麼蹊蹺的；因爲我的舉止與服裝，晴天穿皮鞋（在我們的故鄉，晴天穿皮鞋是大笑話，）還有種種，都早已飽過許多好奇的人們的眼福了。加之這天參與婚禮的貴賓沒有一個不是戴小帽穿長袖馬褂或者穿羅漢衫的，只有我穿的是洋式的服裝，自然不免要被仁丹鬚擬爲鬼子之類。他看我，我也就看他，我以爲，難道他的衣服不比我更可笑嗎？瓜皮小帽，八團花的馬褂，雙樑鞋。我們互相看了好久。結果還是他自己看得不好意思了，掉轉他那山峯似的腦袋。

坐席的時候，主人一讓坐，真不湊巧，我就坐在這位仁兄的下手。這

個於我則有點怪難爲情，因爲剛才不免與人以下不去。我雖然慢慢的把身子向桌隅移動，他却越發伸張他的勢力，肘子排開像一張弓。主人那天待客的酒是茅台，他頗能盡量地喝。但是他不大喜歡說話，面部彷彿還帶着幾分憂愁的色調。

「請酒，請酒，乾了這一盃！」大家一齊說。

他便彎下腰去，忙端起孟子來，其實只是一隻空盃，他的酒已經在大家未請之前喝完了。

在席上正吃着菜，他又用目看我了，而且看得十分仔細。我假裝眼睛投向別處。忽然他竟推我一下發起問來：

「這位，我彷彿在那裏見過的，貴姓是——？」

「C，貴姓？」

「安，草字子瀾！」他急促地說，「你是小瓊兄麼？幾時回來的？」

「他是子瀾君？」我心裏想，真有一點懷疑，「怎麼他這樣衰頹，老氣橫秋的樣子？」

他的像貌固然還沒有脫離前十年的輪廓，但從他的言語和舉止看來，我真不相信他是給我寫那封懇切的信的子瀾君了呢？

「是的，回來兩個月的光景。」我回答。

「回來這樣久了，還沒有聽到談起。」他人雖頹唐了，力氣還沒有減退，緊緊握住我的手，握得我頗有切膚之痛。

我從前想向他說的一腔話，這時無從說起了，只得隨便攀談，「你的酒量很不錯。」

「榮歸了！」他的態度似乎出於羨慕，却又有點漠然，「呵，難得，難得！十年長別，一朝相聚，樂不可支！」

「這次回家，曾經到府上去過一次，說是搬下鄉了。你不是上省去

來嗎？老伯還健康麼？」

「對呀，我上省去收兩筆賬去的。我真要羞死，在這兒會碰見你！你們如今是新學家了，還肯回這窮鄉僻壤來呢，奇怪！」

他彷彿覺悟身子佔的面積太寬了，坐正了一點，拿起筷子去夾面前的風肉，一面向我說：

「這是「知味長」很有名的風肉，味道真不壞！」

我聽說，也去夾了一片塞進口。

「子瀾兄，你的近況還好麼？身體越更發福了！」我在吃菜之際，忽然問他道。

「唉！時運不齊，命途多舛！早知是這個樣子，還不如當初跟你們一起出去的好。後首有人約我考黃埔軍官學校，我因家父多病，也沒有去成。」

「從小學畢業以後就沒有進學校麼？」

「以後進的是這裏的中學堂。」

「中學畢業之後呢？」

「進了一年講武堂。」

「那一定在軍界上很得意罷？」

「沒有，沒有，在本地的高小倒是教了一年的體操，無聊已極。」

「還幹過別的什麼生活罷？」

「其次就是做生意，我們這些小地方的人也只有走這一條路。」

「煙也抽上了麼？」我因剛才看見他抽煙，所以發這個問。但是說

得未免唐突了，想收回已來不及。

「煙也抽上了！」他的臉一紅，伸出一隻手來，五個焦黃的指頭一

張，這大概是用來表示他的成績罷。

因爲問到別人的弱點，心上有一種難受，我便假裝理衣服，垂下頭。  
「人口又重，我已經生了五個囡囡了呢。」

他的另一個談話的新局又開始。

我正要設法開口，坐下席的一位斑白老者把他的話接了下去了：

「五個令郎並不爲多，我如今已有十隻小犬！」

這種生殖的能力的比較，真使我吃驚不小。

「老太爺怎麼樣？」我問他。

「家嚴的精神已遠不及從前了，他晚年喜歡吃齋唸佛，在鄉下連大門都不出呢。我自然不能比他老人家，不做煙生意就沒有辦法。老哥子，你還不知道我已接了三回親罷？第一個范家小姐，你早曉得，得了神經病死了；填房的金家姑娘，賢總算還賢德，就是不生育；後來收了個丫頭上房做姨娘，她倒很掙氣，一連給我生了五個娃兒。那個都說我們老

人家福氣好，孫子多。就是不曉得我們家裏兩大小不合。常時吵架，鬧得天翻地覆，把我中間人左右爲難……你看我，不覺得出老嗎？受的磨折太多了，這是當然的道理……」

在公衆的宴會上，子瀾君好像不願意把自己的家事說得太多，話到這裏，便憂然而止了。我對於他的簡短的歷史的報告，興味醞然，不增加以可否。他却不住地看我，捋捋嘴上的仁丹鬚，一面喝着他自己盃裏的茅台。

隣座的來賓把他的酒給斟上，他端起又一飲而盡。醜顏已經顯然可見。

『吃菜呀，不要忘記吃菜了。』他舉起筷子向大家喊着。有些人聽他的話聽得出神了，這才如初覺於大夢之中。

吃完飯，他越發顯得醞然有意了，很平民地自己出去點起馬燈，並



無所謂聽差之類；他在門口問我道：『小瓊，我們可以同路嗎？』

我點點頭，辭別主人之後，跟着他走出來。

『你馬上不回北平嗎？』在路上他詢着我的歸期。

『恐怕也是不久的事情。』我答說。

『我還要下一趟鄉，等進城來想約你到淨土菴去耍一天，打個小牌，叫廟子的師爺預備點素飯吃，好不好？你容易回來，這一去又知道什麼時候才會面哪！』

『要是不走，我總去的。』

他提着燈，大步地向前進，我和他走成一個並排。

『我很感謝你那封信！』我好不容易又想起那件事，囁囁着說。

『什麼信？』

『我父親死後你來的那封信。』

「呀，不是你提，我簡直記不得了。你是不是以爲我欺騙了你，連一個字都不回呢！唉，那些話全是真心話！我父親會到老伯靈前去痛哭過，他很後悔從前許多對不住老伯的地方呢，你聽見說沒有？我想起兩位老人家是多麼無聊呵……什麼不可解的仇隙！」

「連我也不明白！」

「我們的感情想來決不會因爲這個就損傷的罷。」

「那個說不是這樣？」

走到經歷司巷子，我們就分路了，他走在小十字的路口，還回過身來，大聲給我說：

「我下鄉回來就請你打小牌！」

我想答應他時，他已經很快地轉過灣去了。

---

因爲怕川江輪舟交了冬就要停駛的緣故，我和韻這次匆匆擱擋行裝便上路了。現在距與子瀾君分手的日子不過才兩星期，他如果進城來相約而我已遠去北國，我想他應當如何的悵然呢！

在這寂寞的旅舍裏，望着孤帆遠來的江水，我的心彷彿又一度回到故鄉了！



## 林先生的乘船

人地生疏找不着舖保的林先生，在這羣盜如毛江面緊急的期中，因為他做過一本小說，居然把輪船的統艙票買到手，乘船的問題總算解決了；他自己真有一種意外的喜悅，當天晚上就從旅館把行李搬上船去。江風剪剪地吹着他的衣襟，他提着手提包站在甲板上，一臉得意的紅光。

林先生是一位二十三、四歲的青年，從眉宇間便可以看出他的氣概不凡。他是在S埠學化學的，他的大部分的生活都浸沉在那黯淡無光氣味薰鼻的實驗室中，一小部分時間則消磨在看小說和做小說上。一個學自然科學的人會對於相反方面的文學發生很濃的興趣，這是

什麼理由？連他本人都有點茫然，無從「自剖」；不過如果他的生活沒有文學的調劑，也許就很單調，機械而且無聊了；這點他覺得倒是真的實情。三年前，他在強記化學名詞，平衡方程式的百忙中，已經寫成一本短篇集子出版了：那些都是小兒女的浪漫故事，有一兩篇却屬於追憶他美麗的幼年的往跡一類。雖然他如今已算成人了，天真的夢和童騷的情緒並沒有離他而去，像薄殼的淡煙似的還繚繞着他的心靈。在林先牛自己頗爲面頰羞慚，只要別人提起他的小說集名白雪來，不必說內容；因爲，的確他從前創作的意境並不十分開展，描寫的技术也還沒有到深刻的地步。他漲紅着臉，木然不知所應，也許正是他虛心下氣的表現。「誰都是從幼稚的途中走來，」他不是不知道，而且也曾經這樣的思想過；但他總認災梨禍棗的不可挽回爲遺憾，這遺憾就是拭不去的滲透了的印痕。事實上往往和一己揣想的不能相伴，他的小說的銷路不

能說壞，就最小的讀者範圍說，已經很受歡迎了：這歡迎的熱烈盛況最初是發自他同事和學生兩方面。緣故由於林先生的集子裏有兩篇是他正教養的G中學的故事，有幾位浪漫的教師和學生竟被他在紙上神情畢肖的捉住了，並且把他們每位的個性，都刻劃的非常鮮明。雖說他假託了另一個地方來做背景；但那些人物却很難從那般神經過敏的教員的眼睛下逃去。林先生的小說一出世，G校全體便爲之譁然了；譁然以後，因爲證據的不確鑿，他們當然不能直接地反對或攻擊林先生，只是對他都帶着仇視的眼光，而且有點畏怯，畏怯怕不幸又到了林先生的筆下，做了他的小說的主人翁。他的集子大家自然是爭着購讀，同時他們還津津有味地考證着裏面每篇的背景和角色。據說有一位他的女同事一人就買了兩本之多；還有另一位新女性買來後，就被她的同學分開去看，把一部整書分散成零篇了。林先生對於他的小說的

讀衆究竟有多少，當然無從得知。但就局部的觀察，竟有這種出人意料之外的情形，歡喜的成分自然有，這也是人之恆情；他尤其覺得這般人的「像煞有介事」，真太可笑了。

一九二七年的秋天，爲避免那些仇視他的同人起見，林先生自動地離開G中學了。臨走的時候，他望着他教的那班可愛的學生，確有些別情惘然。在G校，還有點難分割的就是他慘淡經營的那間理化實驗室，他曾經捐了不少的玻璃器在其中，這時也只有毅然不顧了。「林筠太沒有人格」的冷嘲熱罵好幾次吹到他的耳邊，化學家再不走，怕免不掉要罹「文字之獄」哩。「一個科學研究者，不安本分，偏愛做點時髦的新文學作品來惹禍，恐怕S埠雖是號稱「文明的策源地」，也不會有人來同情他罷！林筠總算是「知機」的君子，走得太是時候了！」有人事後這樣的批評他。



事隔半年，G校不滿意的林先生又在E城的一個女學校教書了，因了他的朋友的介紹，在那裏擔任高中的物理和化學。這個學校的校舍很宏大，設備也完全；不過學生却大抵都不肯用功，天賦的資質不能說沒有。頂愜意的功課第一是舞蹈，第二還是舞蹈，還有一件頂得意的事便是自己的小照登在幾家有名的畫報上去，被標題爲某地什麼家或者某校高材生。她們每天都燙捲了頭髮，穿着輕綃露半臂的西服，騎着自行車到處游蕩。在學校，走路也跳着舞，乍看你也許要當是蝴蝶的飛過，不會猜想到是女人。

林先生上課不到幾天，便有人在化學班上和他談起文學來了；小姐們都以爲新文學是一種輕巧的學問，不費腦力的；所以很是歡喜討論這一類的問題，而且這不也很時髦的麼？她們有些是愛讀時下流行的幾種刊物的，林先生就常有詩文在上面發表；因此她們深知道她們

的林先生不僅是一位化學家而且文學也是擅長的。有人便特意來問他最近有些什麼新作沒有，可否給她們看看？如其有發表的，在什麼雜誌，也望他告知。他本來不是拿文學來沽名釣譽的，更沒有夢想藉着它去謀什麼位置，這班女弟子的津津有味的問詢，使他真惶然不知所措，只好笑着謙遜地答道：

「諸位同學！我那裏會寫東西！我們還是講硫酸硝酸罷，化學我倒比較內行。要研究文學，你們去問國文厲先生好了。」

「問厲先生嗎？」一個頑皮的學生回答，撇着嘴，表示看不起；「他就會做八股文！問他！」

「我還連八股文都不會做呢。」

平常最愛說話，有「話匣子」的徽號的秦佩泉便站起來駁倒她們的師長，而且帶着質問的口吻：「八股文，那是科舉時代的東西，現在

早不時新了，我們說的是做小說；先生不是有一本小說集出版麼？先生非告訴我們怎麼做不可。我們班上組織的有一個文學會，將來還要請先生做指導員呢。」

怔怔地站在講壇上聽着，林先生真不免於驚詫，沒有想到秦女士的消息會這樣靈通，居然知道他出小說集了，並且還在班上向大眾報告出來。這個他並不感激，反倒覺得「無理取鬧」與無聊；一雙眼睛釘住秦女士，頻頻搖頭：意思是請她不要再說下去。殊不知秦佩泉的心靈像遼闊的天空，很清白地顯映着一切，藏不住甚至於一點纖髮的小事；她對於林先生的表示一若熟視無睹，嘴裏滔滔着，最後停止了直到每一個字都跳出她的心來。

「什麼名字？那兒有賣的？多少錢？」

全班都轟然震動了，像一羣追逐着蜂王的蜜蜂似的喧嘩。或者在

她們的想像中以爲林先生這樣一位黑髮西服的少年，他本身一定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那本小說至少總應當有一部分是他的自序傳。能够從先生的作品裏，探尋他的戀愛的祕密，在女學生方面，差不多是最感興趣的事。

「一個送我們一本罷，省得去買；先生也得一個人情，不好嗎？」你一個，我一個都不約而同的這樣七嘴八舌地提議起來了。

林先生裝着看教本，把她們的關於他的小說的話當作耳旁吹過的微風。第一他不願意一個化學教員去和學生題外生枝地談文學，引起越俎代庖和國文先生作對的嫌疑；再則他寫的那些故事，有的的確性與愛的色彩太濃了，年輕的小姐少爺之類讀着也許不大相宜，這還是第二層；萬一被那道高德重的大鬍子校長聽見，豈不於自身也有危險麼？他想起那次初中一位新聘的國文教員因勸學生看紅樓夢西廂

而被趕掉的故事了；這就證明凡是思想「過激」了（其實就是說太新，「過激」乃是校長慣愛用的兩個字眼。）的人，在這中等女子學府裏是不能生存的。他因為要維持他這五十塊錢的位置，對於這些可愛的女性渴欲一讀他的小說的熱心，也礙難接納了。像這一類的事，要表示態度是頗不容易的，只有沉默着。其次，便是「閒話不題言歸正傳」地講學生們爲之興味索然的教本……幸而悠揚的鐘聲從禮堂的廊子下傳來，下堂了，他才得挾着書像從魚網裏漏脫的泥鰍似的溜下講壇去。

過了兩天，有好幾位學生的案頭陳列得有林先生的白雪了，那彷彿柳絮隨風飄灑的封面畫，他一見面就認識。她們顯然是有意在他的堂上擺着，而且朗誦。一個坐第一排的淘氣學生竟哼起他的某篇小說裏引用的古代戀歌來：

「前絲斷纏綿，

意欲結交情；

春蠶易感化，

絲子已復生。」

那喉嚨的婉轉與歌聲的淒切，使林先生生了很大的感動。他覺得那個學生的聲調好像已唱出他當時作詩的情境。低下頭，心裏都迷惘了。偏偏被一個年紀很小的學生看見，喊道：

「別唱了，林先生要哭了呢。……」

她旁邊那個年長的同班，很懂事，把她扯了一把，她才住嘴。林先生受窘得惱怒了，用一副很嚴厲的面孔看着她們說：

「是什麼閒書收上去罷！下堂再看！」

大家看見平常很和藹的林先生竟會這樣生氣，都有點詫異，只好

相對默然了；那幾位想故意打趣她們的林先生的，尤其掃興之至，把兩隻手在胸前操起來，咬着嘴皮發恨。

林筠這年夏天又辭了女中的功課，決然回鄉去看看。他的故鄉是山明水秀的四川，不是想家，完全是三峽一帶的美景把他的心魂攝住了。他臨走的時候，行裝很簡單：一口籐箱，一隻網籃；但中間却夾得有他的著作，就是那本小說白雪，他用金字皮面把它裝訂起來了，他並不是寶貴這本書，是預備去獻給他的表妹瑜子的。一到家，便被他的姊姊看見了，彷彿發現了什麼奇蹟似的，驚異說：

「筠弟呀，真沒想到你還會做小說呢，居然成了小說家了；這本書給我去看罷！」

說着，便自動地取在手裏了。他自然不好意思說是帶來獻給他的表妹瑜子的；而且姊姊僅僅是借着，並沒有索贈於他，他又那裏好意思

拒絕呢？

林筠的姊姊要想故意表彰她弟弟的文學天才，把白雪帶到她們的中學去了。同班生看見都像心裏開了一朵花一般的怡悅，林英（林先生的姊姊名字）她們已經很佩服的了，何況這又是她的弟弟的作品呢！大家都搶着要看，林英自己一篇都沒有讀完，就被她們裏面的強有力者來攔去。白雪中間的那幾篇寫S埠學校中的愛情故事，在B縣女學生狹小的眼光中看來，這類事件真是奇特得可以了，她們一字不放鬆地讀着，甚至於對每篇一個小小的角色和一句輕微的談話，都感到一種深濃的趣味。因為這樣，這本集子便很榮寵地周旋於這些女學生之間，後來竟展轉借閱到校外，終於不知流落到什麼地方去了。林英很着急，着急的不是怕還不起她的弟弟，（他將來回去了，還怕買不到麼？）是自己沒有得看，心裏總慊着。林先生自己呢，爲了白雪的失蹤，好



幾天悶悶不樂；因爲表妹瑜子是獻不成的了，縣裏這類的新書是沒得買的，還要寫信到P埠去，往返得一個多月；P埠那家書店有，又沒有法子知道；就買來，也沒有這樣好的裝訂了。——他的這些苦衷，林英是完全茫然的。

但是林先生却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樣一本無聊的小說，以前遭過那麼多的厄運，這次會和他回來的乘船發生關係……

他這回在家住了兩月，又從B縣回S埠去，已經在川南的途中了。爲了接到N校的聘書，與催促的電報，他不得不趕着快走。這天大霧濛濛的早上，他很早地起身，便在江邊等候着划子的開來。構造簡單的小船不久就攏岸，而且滿載着行客了，他當然也忝爲行客之一；不過不到紅日出現，船是不能下駛的。在濃霧中，一切都岌岌可危。坐上竹篷的木艇，他取出錢來看已經八點了。搭客沒有一個不是忙着到P埠去，再三

敦促着船早點起碇；船夫總搖頭。大霧淡薄了一些，船身才掉轉，冒着瀾漫的白靄，船夫緩緩把槳撥動起來，好像是走了。林筠順着他的行李挑子坐下，沉沉垂下頭，拿起一本小说混時間。在人羣的擁擠中，他的心並沒有被騷擾；眼睛的視線投到書本以外去了，書雖然在膝上；正盤算着

——到P埠住一天一定要搭輪下駛；如果有直航船，一個星期以後，我就可以自在徜徉在S埠的海濱了。記得來的時候，雖然外邊謠傳着江上有大股的會匪，有神兵的出沒；其實外國輪船還是暢行無阻，有錢買票就可以上船，票價比從前當然貴得多了；因為有洋兵的護送，並不聽見有什麼匪盜的風聲。這次又重來……

兩岸離船身很為遼遠，一邊山的輪廓，淡淡的，一邊是房舍寥落；耳邊有時還吹來工廠或公司煙囪放氣的聲音，像仙鶴的長唳。化學家這

時自然沒有心情來欣賞這些，只是繼續地想下去——  
——……去就N校的事，真有點跋涉徒勞了；不過遠勝故鄉的中學了；這次如果走得不秘密；怕不被他們阻擋了呢。川江輪船該不會有什麼障礙罷！……

『現在川江輪船却不好走了！』發言的是一位戴瓜皮小帽的青年，頗有點商人的氣息，手裏拿着一本印花稅登記簿。他恰巧坐在林先生的旁邊，話是對坐在他對過的穿八團花馬褂的老先生說。

林筠的思潮突然被打斷了，他覺得這位搭客彷彿是知道他的心事似的；愕然回過頭去看。

『做啥子輪船又不通了呢？是不是楊子惠劉甫澄又打起來了，李哥？』

老頭子用他那根吃完的葉子煙桿在船側敲着，爲的是把煙灰敲

下去，一面說：看見林先生回過頭來，也斜着望他一眼。

印花稅處的職員揚一揚頭回答說：『還沒有打，架起勢了，輪船照樣走；老先生，這「輪船」二字，却不是指我們中國的輪船而言。』

『當然是外國輪船囉；你剛說不好走，又可以走？』

『不好走不是不能走呀，我是說外國人的船這如今不比那如今了，限制得很嚴呢。』

『怎麼個嚴法？你說話真不爽快，一口氣說完了不好？一層一層地來，又不是做文章！』

『這如今要舖保了，』印花稅處的職員李先生笑了一笑說，『拿錢買票，那個雜種還要受洋人的氣，小舖子他們還不高興要咧！』

『前一向都沒有這種辦法，那會些才興的？』這是林筠已經進到口邊想問的話，却被另外一位高瘦的旅伴捷足先登地說出來了。

『上回有一隻輪船上出岔子，你老哥都沒有聽見說？你老哥不是在P埠有號口嗎？』

我們的李先生看見問的人多，把架子更十足的擺起來，他大概怕船還不到岸，話就說完了，豈不無聊？所以不惜慢慢地延宕時間。

林先生的身子被船顛簸着，聽得最入神，再也忍不住了；他正要打聽川河航行的狀況，聽見別人在這裏說起，當然不肯放鬆，便微微向印花稅處的職員一點頭說：

『怎麼的？那隻輪船被搶了？是什麼時候的事？』

『你哥子是在P埠去的？還是打算往下走？』善於交際的李先生看見這樣一位洋服之士，就露出笑面來。

『打算還要到Y埠去呢。』

『你哥子也不打聽打聽，輪船不好搭哩！上次是某國輪船因爲一

時疏忽，在半路十幾個老二就混上了，假裝打扮成搭客；那些傢伙膽子也真大，把連艙藏在貨艙裏頭，身上也帶着自來得，房艙統艙全遭搶了，還鎗傷大副二副。這如今他們外國公司都改了章程，乘客沒有舖保，一律不許搭船。價錢也提高了，這怎更是賺死中國人的錢，你不坐它就沒有船坐：中國船簡直不敢開了！』

『那怎麼辦？我已經走到這裏了，不下去也得下去。』他心裏似乎有點爲難說。

『你哥子自己看情形辦好，我得到舖保就行了，有的是人下去。』  
『你先生也是在P埠登岸麼？』他對於這位陌生人的關心，很示感謝，這樣問。

『我在P埠有公事，等回來再請你哥子吃茶罷。我看你哥子人頂不錯的。』

他們的談話這樣就終止了，江面也漸漸平穩；水也不是黃色的巨浪，而變爲粼粼的綠波，船底吃水，漸漸地響着，頗像湖中泛艇，中午以後，船泊P埠了。林筠也在乘客的人叢中擠着下船，提着他的小皮箱。

進城以後，只好在一家小小的旅店歇下來。他見着店主第一句問話就是『乘船有什麼手續？』

『沒有什麼手續，只要一個妥實的舖保就行。』店主的回答很簡單。

『你們貴店能够擔保店子裏的客人麼？』

『我們就是保也不行的，輪船公司認爲我們沒有當舖保的資格的。』

店主的話說得很明白了，他立刻就默然，憂鬱佈滿在他的臉上了：人地生疏的P埠，舖保他將從何找起呢？

第二天，他買了一份報來看，上面載着日清公司的怡颺丸進口了，別國的輪船却沒有消息。

『還是去作一度的試驗罷！』

林筠心裏想着，便信步走出城去了。江邊雖然也有幾艘黃色白色的商船與兵輪；那隻是怡颺丸，却沒有法子辨認。沿路，問着行人，一直走到沙壩，才看見那輪船的巨大的煙囪，在萬千艨艟之中巍然獨立。從岸上一座木板橋過去，這大帝國的商輪便完全入目了：船身周圍很大，鉛白的顏色，煙筒上塗着三道黑色的圈子，這彷彿是同他國船區別的一種標幟；紅日的國旗在船頂上飄揚着。

『內河的航行權完全被外人攫去了！』

林筠遙望着，憤慨橫梗在胸前了，但是一回想自己還要在他們蔭蔽之下走路，這一腔悲憤又不得不按下去。



『划子！』他向着江邊喊。

一個船夫划着船便靠到他面前來；他一縱步上去，用手一指說：

『到對岸的洋船上去！』

當林先生從鐵欄攀登輪舟的時候，一個荷鎗的人把他止住了，——這是日本兵，人矮而胖，嘴上帶點鬍鬚，用那不高明的中國話問：

『做什麼的你？』

『買票，我想搭這個船到Y埠去。』

日本兵細細地把他從頭到脚看了一下說：『票不在這裏賣，到公司去罷！』

『我可以到賬房去問問罷？』

那矮黑的水兵猶疑了一下，才點頭認可，把指着林先生的鎗收回來，頭一掉，『去！』

他跳盪着一顆不安靜的心，走到前艙的賬房。偏偏房門緊閉着，從那鐵絲網的窗子望進去，裏面睡得有一個穿短衣服的人，很闊綽，神氣却好像茶房之類，嘻嘻着嘴露出兩瓣金牙，在那裏抽大煙。

『有人沒有？』林先生因為已經來了，就是茶房他也想問一問，免得撲空。

『先生們都上岸去嫖婆娘去了，你找那個？』那茶房一屁股坐起來，拿着煙槍在手，好像預備別人的襲擊。

『船上賣票不賣？』

『洋兵沒有給你說嗎？日清公司去曉得不？』

林筠看見他手裏的槍，已經不快了；知道問也不得要領，回身就往來路走。

『你有舖保沒有？』茶房忽然開窗探頭大聲嚷。

林筠連頭都不回，便匆匆下船去。那位日本兵很盡東道之誼，提着鎗一直送他上划子，帶着一種輕蔑的微笑。

林筠這時站在日清公司的門口了。「日清公司」這個名字，他聽見就頭痛而且討厭；他並不反日或者有什麼排日的思想；不過他以爲清不是已經滅亡了麼？爲什麼他們却捨不得把這公司的名字改換一下呢？僅僅一個字的更動！他的對於日清公司的不滿，可以說發軔就由於這一點。看見公司那座巍峨高大的樓，爲要搭船起見，氣是無論如何都不能生的了，只有大步往樓上走。時間已經是下午四點，太陽的微光傾斜着照在街衢；林先生一頭大汗，終於達到目的地了。這辦公處的佈置，很像銀行，高櫃臺上架着黃銅的欄杆。他人太矮，墊着腳，向裏面看，只有一個中年的胖子坐在屋角的籐椅上看報。顧客們也許都散去了，主

人很閒在。

『還賣票麼？』他怕引不起那位先生的注意，用指頭在櫃臺上敲着問。

也許是櫃臺太高了；不然，就是林先生的聲音太低了：話竟傳達不進去，總在欄外繚繞着。那位辦事人連身子動都不動。再叫了兩聲，還是沒有聽見；林筠疑惑這胖子也許是重聽，只有在銅欄外等着他把報看完，自動地起來再說。

他的命運總算好，公司辦事員忽然起立，而且到桌前去喝茶；他的眼睛並不近視，所以一看就看見欄外的顧客了。

『啥子事？』胖子踱着四方步過來問。

『還賣船票嗎，這個時候？』

把壁上的鐘看一眼，胖子說：『還有五十分鐘就截止，你到那點去？』

是搭怡麗丸嗎？」

「唔，到Y埠去。」

「有舖保沒得？統艙，房艙？幾張票？」

「統艙每張票價多少？」

「十五塊大洋，不折不扣。」

他雖然沒有舖保，也貌爲鎮定地拿出錢包來，把錢數了放在櫃上。胖辦事員接過去一塊一塊地比大小，辨銀色，看鑽板，聽啞板；手續完成之後，他就把手向林筠伸出來，大聲道：

「舖保的保單呢，說了半天？」

「沒有，怎麼還要舖保錢不夠數麼？」他佯爲不知的樣子說。

「這個人！你也不先打聽打聽！」辦事員把錢滑的一聲放在櫃上還他，「沒有舖保是休想坐船的，我們東洋人不比你們中國人。」

林筠一聽很奇怪：這位先生明明是中國籍，爲什麼稱起『我們東洋人』來？這且不管他，他還是直說：

『我在這裏一家舖子都不認得，怎麼辦？』

『這是公司的規定，我們也沒得法想；沒有舖保，出了事，那個負責任去？』

『通融一下不行麼？』他和藹地請求，『假如一個異地的客人，在這裏什麼人都不認識，要搭貴公司的船，你們是不是拒絕呢？』

『那自然，那自然！』辦事人生了氣，回到原位去，翹起腿坐下，口裏還高聲叫着，『胡鬧！胡鬧！』

他這時不啻頓然陷入很窘急的境地——

——回去罷，回去還是沒有辦法；搭下一班的船走，沒有舖保，不是同樣的不行麼？

只有在櫃臺外默然昏沉地站着了。

「鬧些啥子？」裏間出來一位穿中山服的青年，這話是問那位胖子的。

「沒有舖保，他也要買票！」胖子的嘴向外一掀說，「你看，王先生，這不是有意胡鬧麼？」

那位被稱爲王先生的態度很平和，忙走到臺前向林筠說：

「先生，你想法去搭別國的船走罷，過幾天也有的要開的；東洋人頂認真，沒有舖保，他們怕不答應呢。」

他覺得這位青年的來接洽，彷彿是一線曙光，連忙點頭，一方面却拿出一張他的名片來，向王先生說：

「王先生，這就是我的名字，我從B縣來；因為S埠那邊學校要開學，打電報來催我去，不是也走不了這麼急！」

「找舖保本來沒有什麼不可以；不過我在此地沒有熟人，尤其是熟的舖子。我又不能不走！這是我的片子，上面有我的籍貫和詳細的地址……」

「李先生！」王先生一面向裏間叫，一面給林筠道，「等我問問看。」

從裏間應聲一位西服紳士出來了，頭髮梳得很光，好像是上級的職員，看見林筠的片子便說：

「拿來我看；怎麼沒有舖保也要買船票麼？」

中山服青年很恭敬地把林筠的名片遞過去。

「你先生就是林筠麼？」西服紳士一看，態度立刻改變了，發出驚異而且帶着喜悅的聲音。



「唔。」林先生說。

「你先生住在啥地方？」

「江濱旅社。」

「這次是回府上去了？」

「是的，現又打算回埠去，因爲在那邊任得有課。」

聽他見這位陌生的問詢，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同時他又想：或者這位紳士問清楚以後，就要賣票給我，也是意中事罷。——果然這個謎竟被林先生猜着了。

「林先生你不是做過一本小說麼？」紳士忽然掉轉詞鋒談到他的小說了，買船票的事則絕口不提。

這種情形的確太蹊蹺，同賣票有什麼關係呢？當然，愈把林先生引入疑陣了，他不能忍耐地說：

「是有這麼一回事。——不過先生可以賣張統艙票給我麼？我急於要走，不能等了。」

「可以，可以。」紳士滿面陪笑着，「你沒有找到舖保嗎，林先生？」  
「我的苦衷剛才已向那兩位先生說過了。」

「林先生，你是文學家——」

紳士把這個偉大的頭銜忽然喊出來，他不僅覺得出乎「意表之外」且爲之駭然了；紅着臉，週身都覺得肉麻起來，紳士的話一停頓又繼續下去：

「你的小說在這裏很銷行，我教的那個學校幾乎沒有人不知道的。我來做林先生的舖保罷，沒有舖保，買票真不行，這是一個例外：因爲你是我們很仰慕的林先生的關係。」

「不敢，不敢，承你先生幫忙就是了。」

「填一張統艙票，登記簿上寫我介紹的。」紳士吩咐了那位辦事員之後，便問林先生，「你可不可以坐一下呢？」

「不了，不了。天不早了罷！謝謝你！」

他持着票在手裏，彷彿獲了至寶似的，匆匆走出公司。自己急促囂然的脚步聲在樓梯上寂滅以後，在門口一看天，已經是夜色蒼茫了，他的臉上的汗還是在一顆一顆地滴下來。

當天晚上，林先生，興高彩烈之餘，打了兩斤大麴酒來喝，開付了店賬，酩酊大醉地搬上怡颺丸去，那個黑矮的日兵，還在船的周圍巡邏，這時看見林先生却不住點頭。八點鐘，他便在舖位上鼾呼大睡了。直到半夜，拿着電筒的海關上的人員來查艙，才被驚醒來；他坐在床沿，慍慍着兩眼瞪視那高大的白衣的巡丁翻他的行李，滿腹的不高興，開口就罵：

「混賬東西，文學家買票都不用舖保，他的行李却要檢查麼？給

我滾！

海關上的人一聽，大爲愕然，都當他是瘋子。

## 映姊

妻這幾天常常在歎息說：『北平和我們來往的人們不是太虛僞就是太奢華了，要是有映姊那樣赤心儉樸的人到我們家來玩，那數多麼好呢。』

雖說這是一種感觸，然而她顯然在想念着映姊了。半年前我曾給映姊寫過一封信去的，還附上我們春天的像片，直到現在也沒有回音。雲山萬重的隔絕，手足懷念的情重，她是無從得知的。妻等得焦躁了，就懷疑說：『是我們的信沒有遞到呢？還是可憐的映姊家務太忙，提不起筆來呢？』我說：『恐怕兩者都不是，也許是照宇姊丈閒下來了罷？丈閒下來，他們家是不會有好日子過的。映姊難保不着急，當然沒有心緒來回我們的信了。』我相信這也不失爲近似的解釋之一。

沒有事，晚上圍着火爐，我總很興味濃郁地和妻談起我家的姊妹們來：那不幸的一羣，如其我是一個作者，很可以學哈代的 *A Group of Noble Dames* 分別描寫出來的；雖然人物截然屬於兩類。搬起指頭來細數她們，非常清楚了；從嫁到 C 家的大姊（名字我已遺忘）數下來，一直到最小的巢姊，幾乎全被主宰着一種悲慘的命運，很少有一位享到人生的幸福的。「榮華」兩字更離得遠了；不是沒有得終天年，便是所嫁非偶，在黯澹的煙靄籠罩的家庭裏抑鬱了一生。巢姊（和映姊是親姊妹）從小身體怯弱，而且思想也不健全，死在去鄉三百里的筑垣，前年南歸，官田堙的她的小小的墳頭，我還去憑弔過；唉，一片風中紛披的荒草，一個十八歲的少女的身世！如今我家只有碩果僅存的薇姊了，她早已許聘過的，去年因為特殊的緣因又離了婚，她的前途還不知道怎

樣受命運的安排呢。在這些姊妹當中，有一個是站在線外的，那便是我們的映姊了。——五房兩姊妹的翹楚。（巢姊不幸已故，願她在天上安寧。）她出家到S家去，一帆風順地就過了十年；這其間雖然默默無聞；但家庭的和睦，夫婦的無爭，生活中沒有微波，更沒有巨浪，這不就是幸福麼，真正的幸福麼？至於做了三個孩子的母親，被他們整天磨難着，因撫養的劬勞而消損了自己的容光，這也是人世間無可避免的事罷？在已嫁的姊妹裏面，多半都是幾世同堂的大家庭；映姊這一點又儼然與衆不同；她家只有一位白髮鬢鬢的老太太，剩下便是他們夫婦和幾個孩子，人口是不能立刻擴充起來和別家比較的。

爲了這種稀有的現狀，清嫂們當面都讚歎她說：「映妹，你的福氣真好！等你這位老婆婆一去世，你們不就是一個嶄新的小家庭麼？我們家的姊妹要是個個都像你就好了。」

映姊，我一想起她來，就覺得彷彿有這樣一個矮胖忠厚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似的：梳的桃子頭，插一根銀簪，額前是分的尖劉海，寬闊的臉上有幾點雀斑，穿件洗過幾水的藍竹布衣服，長而大的褲腳管在下面搖擺着，走路步子很快；見人說話總是含笑，態度也極謙抑。呵，這不就是一年前我回家所見的映姊的模型麼？

記得十幾年之前，她並不很得時；在母親面前像走馬燈似的轉動的三個小人（映姊，巢姊，我）以我年幼為最得寵，其次數巢姊，因為身體弱，人又乖巧，也分了一部分母親的愛，映姊人最老實，也許是她居長的緣故，所以一切都落後了。然而沒有想到事事落後的映姊，竟是後來有福氣的映姊呢。聽家人說，那年母親的靈柩從K城運到T縣的時候，她是最先步行得最遠去迎接的，而且撫棺痛哭得最傷心的也是她。我



們的映姊沒有得着母親生前的愛，死後倒越發追思着老人了。有誰會理解她這一腔悲苦的心情？要說母親絕對不愛映姊，這也有點冤屈：因為映姊是反正那年母親拿性命從九死一生裏換出來的。在一個火光燭天的黑夜，S城失陷了，蠻子把縣署包圍起來，（父親那時正做S城的知縣）我們一羣幼弱者早由副兵背着翻牆逃出去；最後事情變得太快了，縣署被蠻子用火把點燃，紅焰瀰漫在屋頂，像金龍似的亂舞。母親沒有法子纔騎着馬把映姊捆在身後，由喇嘛保護着，連夜趕到對河寺，和大家聚首；翻越萬丈深的懸崖，成年不銷融的雪山，最可憐是偷過蠻子的腥膻的帳篷的時候，因為身上太重跌下來了，幾乎遭了他們的陷害，一直到小河纔真正脫險，我常常想：這些苦的由來，即令不能歸映姊一人擔負，但至少她也應當分任幾分之幾或者一半問心纔安罷！而且映姊的出嫁，不也是老母在父親逝世後新痛之餘一人辦理的麼？雖

然有時偏愛我們一點，但老人對映姊也總算對得起。

當映姊于歸S氏的時候，我已遠去他鄉了，沒有得榮膺姊夫家的上賓，很是悵惘。不過姊夫的音容，還深繫在我的記憶之中；他並非別人，偏會是和我昔年曾有同窗之誼的S君，不想竟由一位附學的學生一躍而爲東床了。S君的像貌並不怎樣地驚人，眼睛有一點近視，並且看人常呈傾斜的角度；但是他不肯戴眼鏡；至於不戴的緣故，則尙待考據家的考證。他的身材也和映姊同其矮胖，走路是八字步，全身的肥肉都戰抖着，尤其是臉上的跳是加速度的（Accelerative）。頭顱龐然得可以，我們那時呼他做大頭和尚。照字很富於忍耐的工夫，對於這個徽號的贈與，並不生氣，却回答我們以一個微笑。如果就姊夫的外表（自然是指服裝）而論，是頗畢肖店舖裏的商人一類；不過他的讀書的根柢很好，分量也比我們讀得多；當我還在讀『教人之道首重發蒙』的小學韻

語的時候，他已經壘起四書左傳幼學瓊林，像砌七重寶塔似的，在塾師面前去朗聲背誦了。幾十本書（雖然每本只背一兩頁）能够在一個短時間一氣背完，總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那時的我們，看着不惟奇異而且還爲之駭然呢。

在當時父親就很注意煦字姊丈了，姊丈的父親本來和父親就是多年的老朋友；老友有這樣一位難得的子弟，父親自然喜歡了。「親上加親」是我們這鋼蔽的T城永遠保持着的一種風氣，映姊的婚姻後來便是父親本着這種風氣（或者定則）和S老伯草草決定的。從我們旁觀的人看來，把自己的兒女拿來做個人增進友情的工具真不應該，這種婚姻的價值可以說等於零。映姊那時當然無法過問，而過問又豈是她的本分？S君是一位好好先生，對什麼事情差不多都沒有主見，一味聽老父的宰割。並且定婚是何等榮耀的盛舉，在家鄉不肖的子弟

是沒有人肯給媳婦的，S君也許還以為這是值得驕傲的事罷！母親對於父親的獨裁這樁婚事，頗為表示不滿；因為映姊人太忠厚了，怕她將來過去受苦。——然而天地間常有出人意表的事情：映姊嫁給煦字以後，夫婦非常和睦；自從S老伯一去世，家庭越更簡單，婆媳也能相處。這樣一彈指頃，十年光陰，映姊已經是兒童繞膝了。母親啊，你何曾想到忠厚的人的幸福是如此其大呢。

前年我回家去，S姊丈早已從中學畢業，榮任A縣某局的局長了。本來姊丈要把映姊接到A縣去的；因為S伯母戀着鄉土，不慣遠行，沒有成爲事實；不過每月總給她們寄錢來。我到家的第二天，家裏便僱轎子去接映姊。因為她每天都在派人來打聽我到家的消息。

半點鐘以後，映姊便興高彩烈地坐着轎子來了，還帶着她的一個

小孩。容顏的確是增加了一番蒼老呢，說話吞吐很快，像吐枇杷子，而聲音也特別高朗；穿的是我前面所說的居家衣服，臉上擦了一點撲粉，掩飾着雀斑，愛露出幾瓣牙齒笑。

「蕭弟，我以為你一輩子不會回來了呢！」見着面，她第一句對我的話就很諷刺。

「一定要回來做什麼呢，家裏老人們都沒有了。」

「父母的墳墓都不要了麼？」

她挺着胸脯，還是帶着質問的口吻；她因為要竭力辨認我的樣子有沒有變，呆呆地凝望着。在映姊的久別的眼中的我，也許還沒有完全脫離舊日的輪廓罷？不過頭髮往後披了，為什麼不穿馬褂戴小帽，偏是一身短裝？她一定會覺得這點可怪了。

「你的樣子沒有啥子改，」她接着說，「不過聲氣變了。」——七六，

過來給九母舅行禮。」

那個緊緊抓住她的衣服的小孩，臉色很黃，近於飲食沒有節制的表現，兩條鼻涕吊着，唏噓地響；他並不服從他母親的命令，却睜大眼睛看——看他的世界裏的這位陌生的闖入者，是那樣的裝束，有點訝然。

「映姊，你一共有幾個孩子了？」我搜索不出什麼話來說，只好就題發揮。

「三個，」她伸三個指頭比給我，「這是二的一個，淘氣透了；大的個在進學堂；還有個小渣渣兒在喫奶哩：都是男的。」

她說話的時候，臉上有一絲紅暈泛起，彷彿怕我笑她子女太多似的。

「那兩個爲什麼不都帶來呢？」

「累贅死啦，這個簡直是沒有法子，像黏黏，那裏都跟着走。他叫七六，他爺爺七十六歲的那年生的，他爺爺給他取的名字。蕭弟，你不要笑我們小地方的人啊！」

靜默了一會，大家都低着頭想話說。映姊摸着七六剛剃光的和尙頭忽然問我道：

「你們到慣了大地方的，恐怕看不起我們這些地方的小家子氣罷？」

「也沒有什麼，我倒很愛K省的山水呢。」

「煦字，你怕都記不得他了，他倒時常都在想念你哩，每回來信，都問你究竟那個時候回來。可惜他現在又到A縣去了，你們又會不着了。唉！我也不客氣了，自己的人，煦字有點坐你的氣呢，說是，蕭弟，你們從前是很要好的；但是你到了北平；連一封信都不給他寫了，好像不認親戚

一樣。是真的嗎？」

「沒有那回事。」我竭力辯解。

「煦宇是這樣說。」

「我實在因為太忙了，有許多人都常常在念中；不寫信，不見得就是忘記了呢，也許比常通信的人還想念些。」

「唔……」

「……」

我很想找點禮物來送映姊；但是我離開北平是那樣匆匆，什麼東西都沒有來得及買。翻箱倒籠的結果，一點物事也找不到，只好把一個別人贈我的泥金小像架拿來送給她了。她接過去並不表示謝意（大概她不喜歡這一類的粧飾品）說：

「這就是送我的禮物嗎？連挑頭針，抵針，鑷子都捨不得帶點來！那



些東西用得了幾個錢！」

「我又不知道你們喜歡什麼東西，叫我怎麼帶？」我這樣一抗辯，映姊便沉默着了。

「你這回倒來得真快。說了好幾年了，我以為你今回又是扯誑的呢。」她又另外找話來說。

「路上沒有耽擱，輪船火車湊巧都沒有等。」伯母還康健麼？映姊，你這些年倒很好！」

「我婆婆，她老人家倒好，無憂無慮的；抽抽煙，打打牌，不過人抽得不成樣子了，很有點衰弱呢。我倒一點病痛都沒有，不過被娃娃們磨得够受了，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有時候也好像有點神情恍惚的樣子。唉！做人苦極啦！當母親的更苦呢。煦宇前幾年事情不大順遂，家裏很窘了一些日子，現在算是撥雲霧見青天了。蕭弟，做天和尙敲天鐘，我是啥子都

不在乎的。有錢也是這個樣子，沒有錢也是這個樣子：找碗喫碗，鳴噓吶喊！……」

我說：『要這樣，纔是會過人生的。』

那天晚上，我臨睡的時候，映姊又到我屋裏來了，她看見我床上只有一條夾被，問我爲什麼連棉被都不帶來。又替我清理箱子，因爲我箱子裏大半都是單衣服，夾衣服只有一兩件。她很耽心，怪我出門太大意了。她說各地的氣候是不一樣的，北方還在酷熱的季候，南邊已經是涼秋了，這是很普通的情形；旅行總應當把四季的衣服都帶在身邊纔有備無患。而且在故鄉住多久，事前既沒有預定。

『你怎麼這樣黑瘦呢？』把衣服檢完，她突然擡起頭來望着我的臉。

『在路上太辛苦了，那裏睡過什麼好覺來！』

『那就好生將息罷！』

『初到這一個星期，我想都不出去。』

『應當這個樣子，』她說，『等你氣息定了，我們再請你去耍，同輩的姊妹沒有幾個了，聚會一次不容易得很呀。你看巢姊，你決不會想到等你回來她就不在了罷！我們姊弟這回總算見面了，應當好生高高興興地耍幾天，纔不辜負你這一次回來呢。』

『對啊，映姊！』她的話真撼動了我的心了。

舊曆七月，我結婚，映姊回家來更勤了；多了一個妻，她彷彿又多了許多話。我們以後也到映姊府上去過幾次。她們的家依舊在穀市街，榮發藥堂的後院，一排長五間的房子，堂屋還掛着已經多年的鄭板橋的一堂竹屏，我漸漸和她的幾個孩子熟識了。最大的名叫七四，據說是

老伯七十四歲那年生的，命名和七六一樣的是紀念他的祖父。頂小的那個還在奶母懷中抱着，有點怯生；因為生下來稱，有六斤重，所以取名六斤。這些孩子的命名，頗爲有趣，使我聯想起魯迅小說裏九斤老太之類來。常時在家而且永遠和映姊寸步不離的就是我第一次所見的六歲的七六。映姊似乎也特別溺愛他，清嫂們都稱他做映姊的活寶。卽令有時因爲淘氣過度，對他加以管束，也出於非常勉強，心裏總是侷促不安，並且那一定是她的忿怒達到沸騰點了。映姊管教七六的方法，常常也使我們感覺別緻；因爲七六一要喫什麼，她總是千方百計地哄着；不生效，她便勃然大怒了，把他揪過來亂打一頓，等他大哭起來，她馬上心腸就軟了，又把他抱在膝上甜言蜜語地安慰，結果還是把他要喫的東西拿來，問題纔解決。我總愛向她取笑說：

「映姊，你真滑稽，既然要將就他，又何必打他呢！打了又將就，這不

是自相矛盾嗎？」

她只是嘻嘻地笑，不反駁。有時說急了，她纔簡單地答覆這樣一句：「蕭弟，你不能禁止人家管孩子！」

七六，因為他很頑皮，我和妻也就最愛逗他玩了。他並不像我們故鄉的一班小孩子的說話，帶着下流的口吻，不過罵人却是喜歡用一個「殺」字。這個「殺」字雖然有些語句用着不免顯得太強，但竟成爲他的得意之筆了。你要是惹急了他，他馬上就申申地置着：

「殺你的腦殼！」

「殺你的腦殼！」你如果是知道他的脾氣的，再給他一逗。

「殺你的鼻子！殺你的眼睛！」一長串珠子滾盤似的跟着出來了，「殺你的脚桿！殺你的指拇！殺你的眼鏡……」

他搖擺着身體，瞪着兩顆小眼睛珠，像背書一樣得意地嚷着。前額

突出，有如壽星。一直要到他的娘喊『七六，你……』纔住聲。

映姊回家來很愛打牌，有時湊不成局，把十分外行的我也抓上了，我只好奉陪她們，橫豎還鄉，這三月的假期是預備來消磨的，在這孤寂的小城中既沒有地方可走，而且也沒有事做。映姊當她打牌的時候，更顯出很幽閒的樣子；不大說話，有時好像故意發出哈哈的笑聲。牌從她的手裏拼到桌面的聲浪分外高，技術的嫻熟，每每表現在她的敏捷的手上。

『映姊是多麼一個樂觀的人哪！』有一次我見着薇姊，向她說。

『不見得，不見得！』薇姊搖頭歎口氣道，『你不要看映姊表面上很快樂，她心裏是很難受的呢。』S伯母的脾氣並不好，映姊整天都給她打煙，常常不得覺睡；倘若服侍不周到，就要發脾氣。銀錢家用都由S伯

母一個人管着，關在一間小櫃子裏，她是一點不能過問的。連煦宇姊丈給他寫的信，都要被先拆開看呢。映姊在家是一個人，出來又是一個人了。一年四季，她那裏容易出些什麼門呢；除掉回娘家，也是幾個月一次。這回是蕭弟，你回來了，她借着這個題目回來耍幾天就是了。唉！你初回來，那裏知道！』

這樣的情形，是否真實的，確我這個初來故鄉的人，像做客似的，自然無從知道。但相反的方面，清嫂們一流人物却又在稱譽着映姊是有福氣的人。據她們說，當婆婆的，一點脾氣沒有，恐怕打起燈籠也找不着這樣的老人家。在家庭裏怕的是妯娌弟兄合不來，映姊的同輩又沒有這些人，只要把婆婆敷衍得好了，有什麼不快活呢；煦宇又是那樣一團和氣的人。

我撇開這兩種不同的批評，用客觀來觀察映姊，覺得她並不是純

粹的任天而動，行雲流水的姿態似乎有些出於勉强的地方，中間的確含得有強爲歡笑的成分。我想，這也許是映姊家道艱難的緣故，未必就是婆媳間不能相安罷。S老伯從前是開過一家大舖子的，雖然已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但遺留下來也有幾千塊錢，煦字姊丈現在的事情也並不算壞；在故鄉過那種儉樸的生活，難道他們還不容易支持麼？說家道艱難，生活的苦惱，誰又能相信呢？

我常常把這件事惦記着，這個疑團永遠麤集在我的心上。（直到現在我還沒有獲到解答。）

有一天，在牌桌子上，我竟目不轉睛地看着映姊了。這是天子我的——一個體察的機會。她臉上的肉皮的確老了，眼睛一轉動，便透露着脈絡似的紅絲，我疑惑是盤桓在煙榻上晚間不能安眠所致。她的雀斑比以前更顯得深黑了，一種辛苦的縐紋已經像不速之客來到她的額下。我



頓感觸於一個芳春的少女變成一位白髮的老婦並不是怎樣的難事。

「哈哈！」她笑了，把頭搖晃着問道：「蕭弟，你不認得我了罷？」

「不，你還是從前那個樣子呢。」

「從前那個樣子？」她不相信。

「真的。」

「你看我老了一點罷？」

「我覺得你胖了一點。」女人，不論新式舊式，都怕別人說她老的。然而映姊的確有點蒼然了，我怎麼好開口呢？我只有換句話來回答。

「胖了一點嗎？哈哈！」她終於疑信參半地笑了。

自從聽了薇姊（我以爲她太神經過敏了）的話以後，我時常用話去探映姊，想從話中去套出她的話來；以上說的這回也是其中之一。

次。但是，怪了，她的議論都是達觀的，沒有法子想。據我個人的揣測，（這種揣測希望不錯謬）她的家庭是怎樣不和睦，恐怕完全說不上，也許却真的站在相反的方面。她有一回在我們家一住半月，極盡留戀之意；S 伯母始終沒有來催過，連問她什麼時候回去都沒有問過。廢曆七月半燒袱紙擺供，她都沒有回家。清嫂在前一天問她：

「明天七月半，你回家去燒袱紙麼？」

「家裏有的是人要我回去做啥子！」她回答。

映姊之不肯回去，大概也不過是因為她家庭比較單調寂寞而已；在我們這裏，手足重逢，自然有一種樂趣。薇姊的話是真能可靠嗎？我想，女人多半是小器的，處處喜歡多心，沒有事也常常無病呻吟。例如得天獨厚（這是一般人的批評）的清嫂就最顯明了：雖然清哥的事情很得意，家裏沒有經濟的煩悶，穀子也有好幾百石，年年可望豐收；膝前兩

個兒子都進了中學，也頗孝順。人生到此復何求，這樣也大可滿足了。然而清嫂還是時常在歎氣呢，對人說起總是用手巾揩眼淚。因為她以為無論怎樣榮華富貴，純蕪兩姪總是庶出，不是她的親生，嫁到我家來，為他人作嫁衣裳，碌碌一生，毫無意味。映姊如果真有不快的事，怕也是屬於這一類的罷！不過她已經有三個親生的孩子了。那麼，一定又是其他的心地窄狹產生出來的悲愁罷！……

映姊她是不贊成我回到北平來的，她總說我這回再去，怕就永遠不會回來了；因為那時我已決心把妻一同接出來。

「一定要回到北平去做啥子呢？人活着也不過混飯喫，這些地方雖說偏僻點，就不能做事麼？況且爹媽的墳墓都在這裏。」

「映姊，我將來老了，也許回來。年輕人總還是要到處去跑跑纔好。」

呢。」

「你實在要回去，我們也阻攔不倒你；不過好意勸勸你就是了。」  
「姊丈將來要是到北方去，映姊，那時你同他一路來不好麼？北平我們家的人多得很，比這兒還熱鬧呢？」

「這不過是一句話，你姊夫真能到外省去嗎？」她知道我這些話純爲安慰她而說，馬上就揭穿了。

在我們啓程北來的兩星期之前，映姊又來了。她一進屋，還沒有坐下，就問我們什麼時候走。妻哄她說還沒有決定，大概頂快也還有一個月。這回是我陪她在故鄉打最後一次的牌了，想不到會激動她的劇烈的感情。牌砌好，擲過骰子，大家正要拿，映姊很古怪地扭轉身子，忽然看我一眼，眼睛變紅，放聲嗒嗒地哭起來了，淚珠像荷葉上的水點似的亂

滾，用手巾都阻擋不住，終於把頭伏在桌上。舉座的人都莫明其妙，不知道她什麼事這樣衝動了。只有我和妻明白，因為是關係人，又不敢勸她。她哭了半天，跑到裏間去了。清嫂們進去勸了好久纔把她勸出來，勉強打完牌。一直到喫飯的時候，她的兩眼都通紅。我們簡直不敢擡起頭去看她了；不是沒有勇氣，是怕更引起她的感觸呢。……

離開故鄉的那天早晨，我們是保守着祕密，悄悄地有點近於潛逃，沒敢把映姊驚動。

『再見啊，映姊，再見啊！』當轎子走過她家的門前，我幾要喊出來。妻是富於感情的，也許在揩着眼淚。等一回過頭去，轎夫擡着我們早出了鳳朝門，然而黑漆的舖面已深印在我們的心中。

來平後，人事匆匆，始終沒有給映姊寫過信。半年前纔寄去一張像

片附上幾句話；因爲在故鄉時她屢次要我和妻的合影，這次算是使她如願以償。不過爲什麼她的回音這樣渺茫，連家中來信對她也沒有提及一字呢？那麼，我們的思念，將要是永無止期了！

## 逃

「我真怪後悔的！」她低聲自語着。

跟在一個青年男子的後面，從一家飯館走出來，她的臉上的顏色像在火爐旁烤着的時候一樣，侷促不安的情緒在她的心裏突突地跳躍着，眼睛的前面彷彿是些虛飄的濛濛的影子，脚步很遲緩地向前挪，多麼不自然！她的兩隻手緊緊把斗篷的邊緣捏住；不是怕冷，是覺得一疏忽就把那件事做錯了。應該怪自己太隨便了呢。眼睛眯了幾眯之後，燙捲了的頭便像風擺柳似的亂搖，也不中用。男的靜穆微笑着，却不住地掉過頭來看她，從橐橐的繁響的履聲中，突然停住脚。他很奇怪的是她爲什麼那樣的從容不迫，出來已是一個很長的時間了？走到坤戲場的門口，那些黑牌白字的戲目和女伶們的美麗的名字的確都很能引

動人，偶爾一聲喉嚨扭捏出來的雞叫，就能把遊客的靈魂拘到臺下去。女的要看戲，男的自然是跟了進門。她走到女賓散座的最前一排欄杆邊，向臺上瞭望，一個穿着一身大紅的女伶正在那裏隨着胡琴的抑揚的調子啣唔。不到兩分鐘，她又匆匆地向外走。臉上顯出一種怫然的顏色，是憤憤與愧悔交織着的翳影；她的頭低垂着，好像今天不惟覺得戲沒有可聽的，而且連那鑼鼓鐺鐺萬頭攢動的劇場第一就與她以不快之感。

『你怎麼樣？不是愛聽坤戲的麼？』男的不了解，當然要發問。

替代回答，她搖了搖頭。他呢，更感着事情的異樣了。『奇怪！』遏制不住心頭的納罕，他的身子却向前去偎着她，意思是走得靠近一點，可以使彼此的談話更聽得真。也許他是一個未婚的男子，把接近一個年輕的女人看得很榮幸的。因此，傍着女人的肩走，不用說，是幸福，是一種



無以名之的怡悅。女的對於這個是感到不必要的，她有過豐富的經驗。如果說這是「誘惑」，於她更沒有發生效力的可能性。當他們一團高興跨進園門的時候，這樣或者總可以的。女的不見得就全部欣然去接受；但也不至於像現在這種決然的態度，躲到一邊去，把他離開有兩三尺遠。無意之中，兩個人又慢慢走在一起了，參差地出了玻璃窗戶的廊子。從坤戲場一直走到花園的木橋邊，她始終緘默着。冬天的園林除了下雪把世界素粧起來是沒有什麼風景可看的；橋下的冰完全凍起來了，像人工鋪設的無縫的銀磚。她於是就低下頭看這小河裏的積冰；想借着別的事物來忘却了自己的悵鬱，是她這個時候的心理。他未必了解她，和她的不了解他是一樣的。雖然論調有時候好像一致；然而論調同內心是時常相衝突的。冒冒失失地這樣出來散步，完全出於偶然的，不加思索的舉動，是多麼可笑啊！

一封約到這個遊藝場來的信是她寫給他的，被支配於片刻間的感情。但是在事實上是他的主人。買票進門，還沒有到劇場之先，便在一家飯館吃午飯，後來又喝薏薏茶……這都是她始料所不及，這是爲什麼？有什麼意義？她是已經做了別人的妻子的人。在他那一方面呢，他沒有什麼名義上或者事實上的拘束，因爲他覺得她很可愛，是她叫他來的，所以來了，（自然，在他的思想中是決沒有料到竟得到允許和她有同遊的機會！）請客則是附帶的事情，不啻從一個大題目底下分出來的旁支。所以她忽然舉止不寧靜，認爲自己的行動有些出乎範圍了，神氣變得那樣的迅捷，像晴碧的天空忽然飛上來幾朵墨色的雲彩的渲染，他的茫然也是必然之事。靠在橋的欄杆上，沉默着等待一個開口的機會，是他這時表示的態度。

她的心壓得很沉沉，並且有點悽然的感覺。處在一個困難的境地

之中，尤其是一個女人，比方陷在泥塘中一樣，想跳出來是頗不容易的。呼救呢，訕笑因之就會引起來了。不跳出來罷；不跳出來又怎樣呢？在平常，算得一個很自在很任性的人，忽然現在有這樣一段時間，不自由桎梏了她的身體，也許自己覺得精神上無形之中被繩子縛住了似的，這就沒有法辦！在她的心的深處竟成功了一座獵場，「愧悔」在向「鎮定」追逐，情形很有點嚴重，像一隻猛犬尾着野兔一樣，越逼越緊了，使她沒有法子保持一種幽閒的姿態。想脫然無累地離開他罷；已經來了，是她約他來的，他還居於被動的地位呢。他的態度又是那樣懇摯，沒有一點阿諛的表情。她想，爲了他們的友誼起見，這樣或者也不爲過分的罷。……她的心是這樣的搖搖不定，把一張小花手巾拿在手裏弄着。

『你不常同友笙先生到這裏來麼？』

當她的身子的側面向着他的時候，她的視線又移向另一個地方

去了。她是怕看他的。他却專誠在期待着她的。一個微笑，忍不住這樣問了一句。

『不常來。』

簡潔的答語從她的嘴唇上勉強迸出來了。她本來是不願意聽那一句問話的；它們彷彿皂角刺一樣的鋒鋸錐在她的背上，「友笙先生」四個字立刻就在她的頰上塗了一層晚霞的緋紅。一個女人竟背着她的丈夫同另外一個青年男子到娛樂場來了，這真難為情！而這個男子也真不知趣地不能與她以諒解，或者替她掩藏着這點隱祕的奇蹟呢。是有意的問起友笙來麼？她頗為懷疑。

這樣，在橋上沉默了一會。他除了靜候她的命令之外，沒有第二件事來分開他的思想。

『我真不應當……』

她看見身邊的遊人走得遠了，忽然眼光射到他的身上，忸忸不安地埋怨說。

男的對於她並沒有掃除他的隔膜。話說得太簡單了，她在五個字以後，就用起刪節號來，這斷非文法上的省略，是顯而易見的。

『你說什麼？』

『我們——爲——爲什麼——要——到——這個地方來呢？』

女的囁嚅着，容易把她的一句句湊成功了。她的意思自然是很龐雜的，遠非這幾個字所能表現得出來。不過，話要是說得太顯明了，則大家都不免要感到所謂爽然自失。他，那位男性，或者更要紛擾於不怡了。因爲發動的是她，興致又由她迎頭一擊地去掃掉，豈不是自己互相矛盾起來？但是話已經說出去了，雖然字面很含糊，意思却很明瞭地揭示着在。說完之後，反而覺得太露骨了，有不能收回的苦處。

她的身子有點微震，覺得站在她面前的這個青年的內在也許有什麼不可測的雄心，他彷彿在窺伺着她的弱點，一個深沉不露的人，就是毒，就是陰險。是自己把自己誘到這陣中來的；她想：難道自己就不可以衝出這重圍麼？於是，躊躇像蟬殼似的馬上就退出她的身軀，改換的態度頗為毅決，筋肉在臉上都鼓動起來了。她認為「逃」或者是避去「後悔」的一種策略，躲閃並非完善的方法，終於不免要被擒的。一個聰明的人爲什麼要束手待斃呢？

「不該來，是的，逃回去，不就補償了自己的損失了麼？」這樣的思想在她的心裏有力地蠕曲着。

最後，逃回去便是勝利的這個意念主宰了她的軟弱的心，無名的歎喟從她的唇間噓出來了。

「回去罷！」她低聲像可憐的小鳥說。

匆匆就走下橋去，向着來時的路徑；她的步履是那樣的輕靈飛動，彷彿在和什麼人賽跑似的，不肯作片刻的停留的狂奔！

男的是那樣一個思想不能轉灣的人，而且向來不大摸得清楚女人的性情的，還在仔細地揣摩着她的第一句話「爲什麼要到這個地方來」的意味呢。他很莊嚴地在想着：她是一個神經質的女人，一定是嫌這個地方太繁華了，不是他們應當來的所在，所以她才這樣的悒悒和無聊啊。「回去罷！」三個字的聲音是那樣的低微，輕飄飄地從他耳邊就過去了。等他擡起頭來，她已經不知道什麼時候悄然離去，遠遠在他的前面跑着，簡直是乘其不備的一種脫逃。哈！一個請客的主人的逃席！在後面追趕着的他，因爲穿着很笨重的大氅，反而倒遲遲地跟不上。臉上顯着焦急的情緒，紅的白的色調轉變着；他完全茫然，不明白爲了什麼她這樣拂袖而去，宛如白雲投影的藍空爆發了一個乍雷似的。

她的包車好像事前預備好了在大門邊等候她的來臨；一到門口，她就蚱蜢般的跳上去，帶點畏縮的神情，聳着雙肩，她撇下了自己專誠請來的客人！那墮入迷惘中的青年男子，他却發了瘋似的，追到鐵柵門之外，氣斷續地喘着，眼睛只是發怔。

『對不起得很啊！對不起得很啊！……』

女的忽然掉過頭來，聲音顫抖着說，彷彿表示一種很深的遺憾的樣子。

洋車的黑的背影已經在遠處一個巷口消失了。



## 小別

大學教授兼創作家年三十五歲的牧生先生（後一個官銜已經成爲過去的史實了；但這稱呼畢竟可與日月長存，天地終古。）因爲學校放了假，沒有事做，講義則早已編完了，暑天唯一的消遣是打馬將。教授夫人人很富泰，成天被大粒的汗珠泡着；怕死了熱，大門都不出；她的消遣是在家裏蹲。但是牧生先生在外面頂多打四圈，不能多也不必少；不免興味索然；多則違背了太太的限制。喫別人的飯，太太更反對，爲這個她曾經高呼過「打倒」的口號。不是怕還情，是爲了不耐家居久候；好在「流連忘返」牧生先生也是不忍爲的。因爲一向下來他們這一對走路老是一塊兒走着，無情的夏天才把他們拆散了。太太如今早晚都在盼着這酷熱的氣候早點改換秋高氣爽的新秋，好讓她陪伴

牧先生到公園去散步，偃着肩膀地連跑帶跳。

這天牧先生出去了，在一個朋友家談英國的小說談得正起勁，一看錶已經快十二點，慌忙僱車，回豆芽胡同。豆芽胡同就是教授的家。在門口牧生收到一封信，屬於不重要信件之一，是一位青年寫來的，說他新翻譯了一本書，現在把底稿寄來請牧生校正。我們的教授對於這一類的書札並不漠視；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由於這位青年曾經被他賞識過；他一壁好像很虛心地看，一壁腳提高就往家裏的門限跨去。

「牧生！」

這聲音的尖脆可以比鸚鵡。原來教授夫人正在牀上躺着，伸張起她的臂和腿像一隻肥胖的蝴蝶，拿着一本浮生六記在讀，一看見牧生進門，就大聲喊。

「唔。」牧生聽見叫，信還沒有看完，便奔到牀前吻她。

荔絲（他的太太）那雙溼溼的眼睛向牧生望着，她像蚱蜢一樣跳起來，拉着他的手說：

「牧生，我也該出一回門了。」

「這怪誰？你自己怕熱不出去？」

「明天有人請我吃飯，你知道嗎？」

「不知道！」牧生和藹地答應，一方面又似乎頗關心那位曾蒙賞識過的青年的翻譯，問道：「有人寄什麼東西來沒有？」

「寄東西來才怪呢！」「才怪」是牧生太太口邊最喜歡用的兩個字，這裏不客氣又用上了。

牧生教授於是坐在牀沿上脫洋服，露出裏面的襯衣來，比雪還要白。這不是顯媚，是自然的趨勢。太太穿的是妃紅色帶花的汗衫，斜靠着牀的鐵欄坐，這停在花間的蝴蝶連翅膀都不閃了，靜靜地還是廣續着

剛才她認爲頂有趣味的談話資料：

「你猜猜請我的是誰罷？牧生！」

「那我怎麼會知道呢？是不是應民？」因爲應民上星期曾答應請教授夫婦，所以牧生第一個提出來的揣想中的東道主就是他。

「不，不是呢，差得遠！」

「那還有什麼人？」牧生先生低下頭去想。

荔絲女士却從衣袋裏扯一張手絹來蒙着嘴笑。

「笑什麼！」

「你看你書架上哈代的The Trumpet-Major被誰拿去了？」

「呵，那一定是子陵了，」牧生先生並不走過去看書架，立刻恍然

說：「他那天向我借過這部小說，不是他是誰？」

「就算讓你猜着了罷。」

牧生太太對於承認別人，永遠不用肯定的語氣的；因為那樣就未免是表示「完全屈伏。」表示屈伏，不是很失身分的麼？

「好了，」牧生教授順水推舟地說，「太太，這幾天天下雨，你在家裏歇着怪悶的，天氣既不很熱，明天你就同我到他家去玩玩罷，好久沒有這樣了。」

「人家並沒有請你呵。」

「怎麼沒有請我，就單請你一人嗎？」

向來只願自己單獨出門（當然沒有對不住太太的地方）而不情願太太單獨出去的牧生，聽見這句話，顯然是不高興，撅着嘴。

「不是我一個人，怎麼樣？」荔絲却故意尋着他的弱點，一再和他打趣。

牧生先生於是沉默着。

『明天是子陵太太請女客，子陵說下星期請男客才請你呢。』

太太終於是菩薩心腸，不願使牧生納悶，跟着就解釋，第一句語氣說得特別加重。

『分開請，爲什麼要分開請呢？這樣不開通！笑話，笑話！荔絲，那你自己人願意去嗎？』

『一人我就不想去了。』牧生太太撒起嬌來，把身軀向左右不住地動搖着。

『一個人爲什麼又不能去？人家不是盡請的女客麼？』

『牧生，這你不能怪我；從來我們倆老是一塊兒出門，我可不願意留你一人在家裏。叫我看家倒沒有什麼，只要你出去的時間不長。況且那天我們請子陵太太，她就沒有來，我今天不去，又有什麼關係呢？』

「還是去罷，我看人家那天說是怕見生的男客，你可不容易找藉口的。」

「就算我也怕見生的女客，好不好？」

「笑話，那有女客反而怕起女客來了。」

「就依了你的意思，我一個人去罷，——不過你默在家裏做什麼呢？」這當然是太太很關心的問題。

「我想——」牧生先生略微一沉吟說，「我在家寫小說好了，自從榮任教授之職以後，我差不多有四年多沒有動筆了。那天雖說寫了一點，也沒有續下去。」

「牧生，我不贊成你寫小說。」

「怎麼？」教授有點詫異太太說這句話。

「寫小說怪費心思的，我以為，不如明天我晚點走，我走了，你去理

髮罷！你看，你的頭髮也够長了，你又不是什麼詩人，藝術家……」

教授心裏才釋然了，點頭應着，一面把丟在牀上的那封信拾起來再看。

二

這是第二天。天氣是不好，正午下了半點鐘的大雨；後來雨雖然停了，雲彩還是團聚着灰絮似的鑲在遼闊的天空。一絲兩絲陽光像黃蛇在雲影裏蠕動着。這並不是象徵放晴，而是預告着一場滂沱的雨將要開始。

牧生太太對於天氣的涼爽自然是分外感着舒暢；但那慘淡的空際却使她懷疑。她站在院中。一雙眉頭緊縐。向上望着問牧生先生：

「子陵太太那裏，我還是去不去呢，今天？」



創作家披件白線布的大袖長袍，倚着房門，正在欣賞那果實纍纍的棗樹，滴瀝的殘雨從樹葉上被風吹得四處飛，他彷彿在尋找「煙士披里純」似的，被太太的喊聲喚回了，連忙答道：

「你爲什麼又問我呢，昨天不是已經定規了嗎？」

「我有點怕雨，」荔絲說，瑟縮着兩肩。

「要是不下大雨，還是去罷。」

「牧生，就是不下雨，我不去都可以。」

「怎麼？生氣了？」

「沒有那麼大的氣，同你生氣！」

牧生太太本來是同天一樣的板着臉，說這句話時却不由得噗哧發出了笑。

「不去不怕得罪朋友？」

「我不去，但是——」牧生太太的話說到這裏憂然而止了。

「但是什麼？」急性子的牧生先生不放鬆跟着問。

「下禮拜子陵請你，你也不許去。」

「那太給人家下不去了，你還是去罷。」

「你在家寫小說？」

「唔。」

四點鐘以後，雨沒有下，牧生太太雖然起了幾度猶豫，結果還是穿起那件新縫的紡綢旗袍，提着鱷魚皮的錢包出門了。她滿腔的不願意，但腰支照舊搖曳着，高底鞋的聲音依然充滿了喜悅。這是「腰支」和「高底鞋」與牧生太太本身可以說沒有多大關係。

牧生先生，我們應分佩服他的細心，把太太送到門口，嘴裏還嚷着，「我們這也算一場「小別」呀，一場「小別」呀！」他還再三叮嚀車

夫慢點走，不用忙，多給兩個銅子都沒有什麼；且望着太太半身婀娜的背影消失於胡同之口，纔慢慢向家裏走，並不覺得怎樣惘然。

『寫小說，』他在進屋的短途中搔着頭想，『消磨這黃昏？』

把身子移進屋，他就順手把門關上而且上了鎖。他想同外面的世界暫時隔絕，在靜中恢復一下自己在從前曾經冷靜過的頭腦；尤其是自己天賦的敏銳的感覺，這幾年來差不多被「應酬」「愛情」「金錢」摧殘完了。但是事情完全異樣，以上只是他一刹那的幻想。真的寂寞一分鐘以後已經瀰漫了空間，像一種森寒的空氣把他包圍着，牧先生立刻就不能忍耐了。他的記憶中最鮮明的條紋還是牧太太適才的走；走並不覺得十分依戀；不過等人走後回到室中來，看見「屋在人去」這才使人感到淒涼的況味。牧先生自己也不了解：何以他出門還沒有什麼；偏太太出去，把他留在家裏，便成了這樣的情景。他楞楞

地站在屋子當中想，連動都不動。有人來看見，也許說：他是一尊偶像。

在這種情況之下，有一個人來驚破寂寞，那是再好沒有的事。天地間的事也真湊巧，居然有一個幼小者來打牧生先生的門。這是一位隣居和他很熟識的女孩，每天照例要來找教授說故事的。牧生先生的舉止竟有點出人意外的反常，他的臉拉長得像馬面，大變了在講堂循循善誘的態度，對於這位小小的來客，先是置之不理，後來率性用一種粗暴的聲音喊道：

『我有事，不許來！』

無知的小孩在這種嚴肅的空氣中，只好悄然逃遁了，也許還含着兩眶澄澄的熱淚，牧生先生是無從得知的。他癩洋洋地走到桌子跟前，在抽屜內取出那篇未完的小說稿來想寫，心裏總是忐忑不寧。沉靜地養了一會神，居然興致蓬勃了，他一氣便寫了幾行：

「……照上說的情實，瑩若的惘然也並不離奇。她一方面固然滿心的歡喜，一頭又想起幾個知心的伴侶，以及與自身有十年關係的A城，後者是他從前曾經詛咒過的；然而這時很神祕地都有了依戀的情緒了。瑩若這天站在堂屋門口，遙對着東山的白塔發怔。明天就要走……」

這大概是一篇「少婦離家的故事」寫到這裏，他却停住了，放下筆，一隻手按着原稿紙，一隻手撐在椅子的扶手上，回過頭去偷看，這當然不是偷窺室中的祕密，乃是牧生教授的老套子，或者說「向例」也可以罷；因為每當我們的作家一伏案執筆，太太多半是坐在他背後的那張沙發上看書或者縫紉的。牧生先生寫不了幾行總要回頭。他曾經向他夫人說過，這回頭的因，雖然有時也帶着笑，當然不會發生「百媚生」的果；但是他的文思却因此開展了，「煙士披里純」也有了。不過

創作家這次的回顧，却入了「枉費」之列，那自然是由於太太已經離去了的緣故，於是牧生先生不勝其悵惘之至了，把筆一投，又想起臨行和太太說的話來：

『這也算一場「小別」呀，一場「小別」呀！』

他在屋子裏踱着步。

他坐下去，又站起來，簡直不想再寫什麼小說了，他覺得像這樣是寫不下去的。

『這篇小說大約一時是不會完成了，好在我又不靠小說喫飯。只要這堂堂的B大學的教授的位置沒有動搖……』

外面忽一陣沙沙沙的聲音，是吹起風來了麼？不像是風箏的弦響麼？早過了季候了。牧生先生毅然決然停止了關於小說與教授位置的思想，像小兔兒似的豎着耳朵聽。不痛快，他把那透花的窗帘拉開

了：呀，那晶白的細絲又在玻璃外飄動着。

『又在下雨！又在下雨！荔絲想來應該到了，路上總不至於出危險罷！雨還小，不要緊，不要緊！』

牧生先生因爲雨不由得就惦记着他的太太了，像契訶夫好人兒中那位露天戲院的經理的神情，他抱怨那愁慘的天，繼而又自己安慰，覺得未免過慮了；一翻身還是坐下來，提着筆寫他那不願意寫的小說：

『……行李還沒有完全結束停當，但她若無其事，很閒在……』

『早知道要下雨，該不讓她去了，路又爛……』（他禁不住還是往下想）一個人，走這麼遠的路，北平的街道又不熟……

『那洋車好像很破，不會漏雨麼？荔絲的身體又富泰，一翻車够多麼危險！……』

『下雨天請客，客人都要不領情的；喫一頓飯，光花了車錢不算，還

要耽着驚，受着恐，回來摸黑路，北平的市政又是這樣壞：道不平順，有些胡同就沒有路燈。……」

『瑩若的屋子已經收拾一空了。』他突然在稿紙上續上這樣一句，馬上就把它塗掉，自己埋怨說：

『胡塗！胡塗！剛說她的行裝還沒有結束停當，這裏又說「一空」了，豈非自相矛盾麼？』

雷在遠天吶喊，像球房內滾地球的聲音，這是牧生先生的比方，因為他從前常在公園做這一類的遊戲。雨的速度因了雷的助力便陡然增加；而且從小點的浙瀝變為巨滴的繁響了。漸次從墜落又更進為活活地流動。雨不是像急箭般在投落，簡直織成了一片濃密的白穀。這場紛亂的雨把牧生先生的頭腦都攪昏了。他噓了口氣，擡起頭去，又看見屋內頂篷上被雨打溼地圖似的一塊，他心頭罵道：



「這房東，真慳吝！老是不來收拾房子！」

三

牧生太太飄飄然坐上洋車，（他們本來是有包車的，因為車夫對太太不敬，在三天前辭退了，新的還沒有僱。）等伸起頸子再回頭望，牧生先生已經像閃電似的一晃便跳出她的視線以外了。她的平靜的心裏頓時掀起一片幽淒的微瀾，這頗類乎吃新上市的梅子的酸辛。這樣的滋味是從淡淡地往深湛處走，有點近於逐漸的滲透。在牧生太太的生活中倒不是初次，已經是第二度的領略了。這滲透的程序是從心頭慢慢爬到那隆起的鼻端，鼻端於是就癢不可支。

牧生太太的記性是不錯的，教授給她唸過兩遍的英國情詩，她就背得下來；所以這裏她也回憶得起那一次同她母親的分別，到濟南去；

先是捨不得，是哭與寂寞，後來身子却輕輕地飄浮着，覺得不是自己的，被火車載着，風馳電掣地狂奔，竟忘却了是白天還是晚上。在途中看不見一個熟識的面孔，可愛的家已經遠遙而且渺茫了；那些路都是她不會走過的，覺得陌生，而有些奇詭的風景却又使她喜悅。那喜悅彷彿是一隻小鳥，從愁悶的雲霧中衝破出來的。到濟南後，經了一個很長的期間，她才有點高興；學校生活的趣味把她搭救了。這次當然又是重演上回的把戲，她以為。那次是別母親，這次是別男人；頭一次是暫時，第二次是更短的暫時。但這其中的情景却迥然不同了：想母親，不過是天倫之愛，想至多想一會；想丈夫却還有什麼靈的愛，肉的愛，想也是刻骨銘心地想。況且牧生先生和牧生太太親密的程度又是如何呢！別人夫婦中間，無論琴瑟怎樣調和，也許至少總有一點隔膜；牧生先生他們却半點都無，且有葉紹鈞雲翳中所謂「一體」的傾向。舉個例：最顯明的是

牧生太太在臥室內鋪上兩間牀，而牧生却不去他自己的那間上睡。再舉個例；則是牧生每逢別人請他在西車站或者擲英之類吃番菜，他照例都要給太太帶兩個白梨或蘋果回來。這絕對用不着什麼「陸績懷橘」的典故，那未免擬於不倫了。……

牧生太太在車上侷促不安地坐着盤心機：她不是算錢，教授三塊大洋一月，有的是錢用；也不是耽憂着生育問題，她一年前生過一位小姐，壞了；第二位還沒有信。她放不下心的大概還是牧生先生；因為他一個留在家裏，實在太寂寞了。車的坐板又不平，把教授太太的後腿坐得有點痛，好像坐在那翻修馬路的碎石塊上，不過面上多了一張墊；一方面她還得提心吊膽。路是剛下過雨的，車又破，拉車的還是一個面黃肌瘦的十幾歲的小孩，一走一顛簸。

——這簡直是山路，那裏是什麼平坦的街市呢？

她一面這樣想，一面看小胡同裏盡是泥濘的水塘，碾過很深的車輪的痕跡，黑泥上印着大小的條紋和龐然的脚印。那幼年的車夫有力無氣地拖着車；有時像南方的水牛在田裏曳犁工作，有時像蝦蟆似的高跳。這完全是一幅努力辛苦的人生的畫圖。他爲要躲過水坑，慢步的挪移，在這裏完全用不着，只有跳，而且要跳得遠，苦惱的是有一輛笨重的車在後面緊跟着，跳也是十分費力。坐車的人更感到不安，把牧生太太從車座上拋起又拋落。一拋一落，我們的太太的肉便一擠一鬆，大有彈簧的妙用，她心裏怪難受的，直後悔：

——牧生又不一塊兒來，這多麼危險，萬一不小心摔下去。我真不高興一個人出門！

在半路，雨（這該詛咒的魔鬼！）又灑灑的一點兩點往下掉，牧生太太着了急，緊緊按着她那綢衫的一小部分，怕打溼；她恨她的手太小

了，大一點，豈不很好！鼻子微噓着，眼睛發了繃，差點沒有擠在一起。她發命令，叫車夫支起篷來，那小孩，脾氣也發好，却跟她故意反對，說：

『這點雨，那兒會下起來？篷子支起來，怪沉的，怎麼走？太太您哪！』她有氣了，臉急得通紅，（如果有鬍子，我們想，她一定得吹。）口裏直說，『你不支拉倒，我自個兒來支！』一面便伸出手來；手有點兒麻木，不聽使喚；而且手勁太小，更茫然於撐篷之道。也許這件事頂簡單，牧生太太却摸不着門路。不惟那幾根扁平的銅棍子沒有推動毫釐，反倒把太太的一個指頭壓着了。她咬着牙，淚像露珠似的在眼臉邊閃爍。她不帶聲音地哭了，她的傷心不是因為痛，（這點痛是值得像眼淚這神聖的光明水來作代價的，）是想起了我們的教授牧生。她在淚眼迷離的中間還想着：如果有他一路，總是前後車跟着，那裏會一點小事，用得着她操這麼大的心，自己去支車篷，支不起，把指頭壓着了？她胸脯微微

起伏着，一種氣憤像黑雲騰集在她的心裏，身子向左右一陣亂搖，脚也不能自主地向車板踢。

『坐好點，太太，請您！道爛得很！』

『連身子都動不得麼？道爛，道爛！道爛！道爛！你又拉？』

她和車夫齟齬了兩句，氣更大了，埋怨着：

『要不是可惡的天下起雨，地下爛，我真的也許可以下車來，自個兒走，一蹣跚回去，抱着牧生大哭一場都說不定呢。這樣不是活受罪？』

雨點越來越密，灑灑的聲音，又充滿了空間。車夫算是把篷支起來了；然而他口裏還是喃喃着。他們總在那些爛泥坑的小胡同裏打轉。天知道，這是去廣安門車夫必由之路！北平的洋車夫愛穿小巷子，拐他七八十個灣，走一尺寬的小徑，牧生太太奈何他不得。雨挾着風，織布的快梭般的紛投下來，打着車的頂篷；片刻間，便把車密密地包圍了。牧生太

太紊亂的心更紊亂了，在這煩雜的雨聲中。斜靠在半乾半溼的車墊上，望着溼了好幾處的嶄新的旗袍，她歎了口氣。

「牧生在家，她的小說可以寫起來麼？看見這樣大的雨，他會有不耽心我的嗎？唉！這時寂寞一定把他圍繞住了，太太出門去出風頭，把丈夫孤單地留在家裏；可憐的牧生啊！」

那拉車的幼童這時發出一聲狂喘，還夾着斷續的呻吟。難道是把牧生太太的牢騷聽進去了，特別同情麼？不會的；牧生太太的話只在心頭想，又何嘗說出口來呢！路才走了三分之一，扁豆泥一般的道兒，車夫一隻腳剛提起，一隻腳又陷落下去。兩手緊握着那朽木的車把，又怕放鬆了，把坐車的太太翻倒。大股的雨在他頭上亂沖，像懸崖的瀑布打着鬆軟的土丘……

牧生太太的心早長着翅膀飛了，她本來不是那些坐在洋車上做

洋車夫新詩的人道主義者，她對於這個沒有什麼感覺，也許是沒有注意到這些小節目；因為爲她的眼前正在開演着他們自己親吻的偉大的影片哩……

四

鄰居那個不知趣的小女孩大概是第二次又來了，牧生先生房門的玻璃又柯柯地敲得響。但是敲門的聲直來得急促異常，牧生先生的氣也就越大；（恰成正比例，）因為那個小孩太不自愛了，已經遭了一次拒絕，她竟不惜捲土重來；對於這一點，恐怕誰都要悌然不悅，這萬萬不能責備牧生的脾氣壞，牧生先生是懂得幼稚教育的，在美國他曾經學過幾天教育，聽過幾次名教育家的講演；回國來也看了幾本關於教育的書。像這樣，在學術界貧瘠的國內，已經可以稱得起教育學專家了，



他老人家却客氣不以此自居。牧生先生生氣的結果，是拍桌子和喊叫：

『誰？我有事，不許進來！』

這手掌與口的混合的聲音，也許還不穀高度，簡直不能制止外面的動作。聽者恍若無聞，不是指頭敲，却變成用力地猛推了。這種未免近於暴力的侵入，牧生先生如何能忍耐，立起身來，想再問，話還沒有出口，門外已經先聲奪人地嚷起來了。

『開門！開門！我！牧生！哎呀！好大的雨！』

這明明不是一個小孩子的口吻，高尖而且急促。雖然是在狂暴的雨中，這點還不難辨認。牧生再細聽，哈！怪了！竟有點類似他的太太荔絲女士。他不由得詫然，飛奔去開門，口裏也顧不得了，連珠地狂喊：

『荔絲，親愛的荔絲，是你嗎？』

『唔，唔，好大的雨呀！』外面應着。

『啊，荔絲，我正想你哩！』

『……………』

門一開，事實證明了；像箭似的一竄，進來一個白衣的女人，她的心安定了，彷彿遠征的小鳥忽然落下了它的窠巢。屋宇中也有了生趣，溢洋着一片歡樂的聲音。歸來的，並非第二個，奇怪，竟是半點鐘之前去赴宴的牧生太太，穿着去的伸展飄盪的旗袍，這時被雨點東一處西一處的點綴着，她臉色慘白，身上也好像冷慄的樣子，直擺動，兩頰的粉也被飛濺的雨滴拭花了。不過，嘴上却描着微笑，怒氣已經消融於無痕；到家了，回到家，不是很可快樂的事情麼？所以她竟一跳一跳地唱着：

『Home, Sweet home……』

牧生先生癡站着，忘其所以，他真沒有想到太太回來會這樣高興，還唱着歌……但是爲什麼回來得這樣快呢？他還在耽心着她，怕遭了

涼或者淋了雨。懷疑與歡喜的影子同時籠罩在他的面龐了。

『你怎麼回來了？』

牧生先生從她手裏接過銀包和面紗來，就忙着問，想早點開釋這  
個疑團，以免悶得心慌。

天地間的事竟不能完全如自己所期冀，牧生不提還可以；一提，太  
太偏着頭倒反轉問他，『我怎麼不回來？』這不惟與牧生先生以窘迫，  
而且使急性子的他越發着急。太太這樣玩弄教授不只一次了；然而牧  
生沒有法子抵抗。

『你不是上子陵家吃飯去了嗎？』

『是呀，不錯，我是上子陵家吃飯去的。』

太太一路換衣服，一路還是這樣軟軟的開玩笑似的回答，又是笑。  
這時候，有的是該諧的資料，雨中乘車苦痛的印象當然在太太的心中

像是淡煙一般消失了。

『難道這麼早就散席了，我不信。』牧生問。

她向着在被窘中的牧生直搖頭，意思是非然他說的這句話。

『那你又回來做什麼，忘了什麼東西？』

『……』太太的沉默還是繼續着。

『怕下雨？』

『不，不是。』荔絲對於牧生的不了解自己，很是憾然。

『啊……』

牧生先生畢竟不是凡人，是有天才的創作家，天才作家大抵想像力都是很強的。所以他不用多所思索，悄悄一低頭默會；便恍然了。於是笑，哈哈地大笑，笑得頗像一尊羅漢。趁荔絲換完衣服的時候，便把一隻手送過去，太太就伸手來接，若合符節地扣上了。他們在沙發上相偎坐

下來，親了一個吻，教授挨在太太耳邊說：

「荔絲，是不是因為想我中途折回來的呢？」

耳語顯然是表示親熱，室中本來沒有人，爲什麼要這樣，這只有太太能領會，非他人所得。知太太這時已經泛出一縷紅暈了，抿着嘴在抱怨教授，微微垂下頭去，又擡起來道：

「牧生，以後我再不一個人出門了，這回都是你害我的，討厭鬼！」



## 附錄故鄉隨筆三篇

### (一) 釣魚

在家裏閒得沒有事做，便想起釣魚。

王媽的兒子丙寅是打絲線的，一直到現在還是以打絲線爲業，魚線算承他的厚情送給我們了，而且比外買的還結實。他向我們誇口說：『敢保我這根線釣十幾二十斤的肥駝魚都釣得起呢，斷了儘管來找我。』

我們聽了他的話以後，不由得欣欣然。但是釣竿，魚鉤，蠶筋，浮標却都沒有。像這樣，魚是無從釣起的。

丙寅哥似乎很同情我們這種雅人深致的消遣，答應這些缺少的釣魚器具一切都由他去備辦。經了幾天工夫的東拚西湊，結果算是大

功告成了。然而想不到丙寅對於這些事件也是不大內行的：釣竿找到的是一根秃尖乾焦的竹子；蠶筋則比線還要來得細些，脆弱的程度不在斑竹之下；我真怕用力去扯，因為據說斷了就難得尋找。魚鈎也失之過大，像那樣大的鈎子，恐怕我們河裏還沒有那樣大的魚呢。浮標算是把一段篠帚上的高粱稈來替代了，這個東西只要浮而不沉便得，於大局並不發生何等重大的關係。

這天什麼事都完全解決，我便同藻姪拿起鋤頭拼命在園中去挖蚯蚓，很挖出了幾根，於是魚餌也不成問題了。

最後便是關於我們要去的目的地的討論。

『到北門外去吧，離家又近，吃晚飯也來得及；要是高興，還可以到洗馬灘去洗澡呢。』這是藻姪的提議。

『不如到桃溪寺。』



我却主張到另一個勝地。因為桃溪寺是祖父舊遊之所。他老人家在那裏釣過好些年的魚。曾請人畫得有一幅桃溪寺釣魚圖。祖父還做得有一篇古奧的釣魚圖記，如今都還高掛在祠堂上。我對於這個所在，懷慕不止一年了，總沒有機會前往。所以今天特別贊成往那裏去，預料此行不惟可以獲得釣魚的樂趣，同時還能憑弔先人的遺跡。

「桃溪寺太遠了，時間也不允許我們。」

「此刻不過兩點多鐘，」我估計時間說，「那裏比較有意思些，就是不釣魚，去玩也未始不可。」

「那末九叔知道桃溪寺的路麼？」蘆姪故意刁難我。

「不知道。」我簡捷地回答。

「那怎麼去？還不如出北門。」

「不知道路，就不能找一個人領導麼？」

「誰能領導？這家裏個個都有事情，恐怕只有我們兩位才是閒人吧。」

「北門我實在不高興去，而且那裏有什麼風景可看呢。」

「那麼，桃溪寺我也不願意去；一則是不認得路；再則來往太遠了，也難得跑，又玩不了好久。」

「那我們各走各的……」

「可是只有一根魚竿。」

「就不會讓王丙寅在園子裏去砍根斑竹兒麼？」

「……………」

蕨姪太少年氣盛了，堅持着一種論調，我不願繼續再辯駁下去，或者會因此而引起感情的參商，也在未可逆料之中。話在說得糾紛的時候，忽然來了幾個客人給我們解圍。這天下午的時間便整個都用來陪

客了，連大門都不會出，更不用說桃溪寺，或者北門，而釣竿便披線帶鉤，懶洋洋地靠在堂屋裏。

第二天，運氣不好，稀稀灑灑落了一天的雨，大家都有點不高興。蘆姪見着我的面總是快然，也沒有提起釣魚的事。

第三天，什麼都準備好了，是決定到桃溪寺的。是等吃完早飯就出發。我滿懷驕傲地正在那裏計算着今天大概可以釣得幾尾大魚，因為這回我算完全戰勝了。

『九叔，真糟糕，蠶筋被小妹扯斷了！』蘆姪忽然進來報告我這個消息，我一聽就愕然。

接着門外便起了一片哭聲，還夾雜着不清的語音：

『媽媽，蘆哥哥打我！』

『他爲什麼打你呢？』

「我把他的蠶筋弄斷了。」

「那個叫你去動他的東西？」

蔭在屋裏聽着，氣得暴跳起來，幾大步便跑出去，嚷道：

「小妹，她還要倒打一耙，把我們的蠶筋弄斷了，賠來！」

我也跟着走出去，把靠堂屋裏的釣竿拿起來看，果然蠶筋攔腰折斷了，一半連在竿子的絲線上，一半連着鉤子落在地上；我還有什麼話說呢，也只有啞然若喪了。一面却安慰蔭姪道：

「算了吧，已經壞都壞了，有什麼法子想呢！只有讓丙寅再去買就是了。今天不去有什麼稀奇！」

「好容易才起個念頭，又不去了，都是可惡的小妹爪爪癢！」

蔭姪這天飯都沒有喫得寧靜，喃喃抱怨了許久才罷休。

過後他也就忘懷了。我却是時刻惦念着的，雖然也告訴過丙寅一

次讓他去給我們重新預備一套釣魚的器具，他滿口答應着而實際却十分懈怠。我因為別的事牽掣着，也沒有催他。

八月初八那天家裏的女人們都出門去吃酒，只剩下我和蘆姪看屋子。正在百無聊賴，友人曦甫來了，他約我們到城外去玩。恰好王丙寅把蠶筋也給我們的釣竿配好了送來。

我便對他們說，『好了，今天又可以釣魚了。』

『釣魚麼？』曦甫詫異地問，『蕭然，你會釣好，我們就走！』

這天我的精神不大好，也不想再到什麼桃溪寺，便依曦甫和蘆姪兩個人的意思出北門。

在街上，曦甫和我的賢姪都有點怕羞，大概以為他們是屬於「紳士階級」的緣故，竿子和魚食都由我一個人拿着前走，他們却在後面慢步搖曳，飄着寬大的衣袖。

到家一月了，雖然是近在咫尺的北門，都還沒有去過，而遠如桃源洞，湘山寺倒常常可以發現我的足跡。走出城，真使我失望，到處都塗滿荒涼的彩色，沒有什麼大的住房，只有幾家土屋茅舍，賣火紙棉煙的鋪面，街頭往往聽得到織布拋梭的聲音。

河邊的風景却真乃天然可愛，水是無限的清澗，淺可沒脛，一排沙石的跳蹬，勻襯地達到對岸，這是我們故鄉最簡單的橋樑。對面樹影森森的山下有一片一片的麥田。河中的水有時流得急了，便噴拂着白沫，像銀花般的飛濺。

『這麼淺的水，那裏有什麼魚呢！』曦甫說。

『不見得！』我看着風景，隨口回答他。

『你看那邊不是有個漁翁麼？』

『蘧姪說着，我已看見對面石堆上蹲着的那個老人了。他手裏固定

着釣竿，面貌彷彿很和平。

「呵，我們何妨也到對岸去！」

我向他們建議，便當領袖，拿着釣竿先走，他們跟在後頭，一陣跳到對岸。站在沙灘上，頓時覺得天空地闊，胸襟豁然開展。腳上踩着軟軟的河沙，有的其間還摻雜着大小不同的鵝卵石。

我在河邊走了一個來回，想發現魚的影子。真不容易，有些地方不是水過於淺了，一無所有；有的便是太深了，顏色轉入黯綠，連看都看不清楚。

我不能再忍耐了。用力把釣竿在空中劃的響了一聲；魚線便投落到河的中央，浮標像水面的蜻蜓似的輕輕地飄動着向遠處流去。

於是我的眼睛便轉都不轉地凝望着浮子。

蘆荑原來並無心於釣魚，都是想來洗澡的，早已把衣服脫得精光

跑到下游去浮水。正有一羣野孩子在那裏打彘頭，這個他當然不能輕易放鬆的了。

我們的曦甫先生却站在高處哼着似是而非的京調，正哼得高唱入雲；有時哼得不愛了，便撿起扁圓的石片在水上打飄石，一打十幾個圓圈。

有好幾次我的浮標正在往下沉，——誰敢保不是魚來吞餌？偏偏他的石片橫着水面掃來，浮標又還原了。

後來我簡直急了，遠遠向他喊道：『曦甫，怎麼儘是搗亂麼？讓我一箇魚都釣不起來，你們就痛快了！』

他却恍若無聞，現出悠然自得的樣子。

我把釣絲收回來時，鈎子上的蚯蚓已經不知去向了。我坐在大石磴上，另外換了一個魚食，又重新把釣絲拋下河去。



釣絲剛落下水，不到兩分鐘。浮標便突然往下一沉：我滿意已極，正預備提起釣竿向岸上擗去；曦甫的一個石子飛來，浮標又從水底冒到水面了。

「曦甫，這才可惡；你不是誠心跟我起鬨麼？」我怒氣沖沖地罵起來。

「哈哈！」他向我大笑，「你這位先生都能够釣得起魚來嗎？這豈非笑話！」

「怎麼你就這樣藐視人？」

「你沒有看見人家那個釣魚的行家麼？用的是什麼竿子，要有軟尖子的。站也要站在高處，你站得這麼矮，怎麼會看得見浮標呢！」

我聽他說得還有些道理，連忙點頭。等把釣絲收回時，蚯蚓又沒有了。我重新穿起，便跑到那邊堤坎上去投下釣絲。但是那裏水流得太急，

我只得又改換到別的地方，然而魚並不來，我旁邊那位漁翁這時已經走得遠了。他籃裏提着回去的，到底是魚類還是和我一樣的失望呢？這個我無從知道。

『怎麼樣？』蕪姪光着脚跑回來問我。

『沒有釣着。』我搖搖頭，又把兩眼向着浮標。

蕪姪也不來驚動我，便在沙灘上穿他的襪子。曦甫不再打飄石了，却散着他滿頭的亂髮，做出種種手勢，遙望長天低嘯，真像一個瘋狂的詩人的光景。

『你看呀，蕭然，大魚來了！』曦甫忽然向我大叫。

我看浮標看得太出神，眼睛有點昏昏了。他的呼喊，重新把我喚回意識界來；再細看時，浮標果然已經完全沉下去。我狂喜得兩脚不住地亂跳，用力把釣竿一提，再提也提不動。

「是大魚吧？」曦甫笑。

我沒有回答他的譏諷，只顧用力扯，把我臉都震紅了。釣絲彷彿有彈力似的一綳，釣竿輕巧地騰起來。魚線已經折了一半，鈎子帶蠶筋都扯斷在河裏。好容易一團熱烈的興致，轉眼化作青煙了。

「這樣的魚還不够大麼？」曦甫還是笑。

我憤然而且帶着羞愧，把釣竿拄在地上，不說話。

「是什麼大魚呵，你的魚鈎鈎住石頭了，你使勁拉，它再不斷從那裏走？」

薛姪看見我在那裏發呆，又聽到曦甫那刻薄的嘴的訕笑，一翻身站起來了。

「呵，你們在吵些什麼？」

「我們釣起來一尾大魚。」曦甫故意這樣回答。

「我不信，」他走過來看了看我的顏色，又望望釣竿，才問說，「怎麼你們釣的什麼大魚，把魚線都弄折了！」

我不等他說完，便用力把釣竿向河裏一送，口裏學着詩人的句子高聲喊道，「去罷，魚竿，去罷！」

那竿子很聽話，在空中颼的一聲響，便隨着水波度飄流浪蕩的生涯去了。

在故鄉以後又住一個多月，然而只好尋點別的方法消遣，因為經過那次的失敗，我再也不敢向別人倡議釣魚。

(二) 喫羊肉粉

離平之前，有位詩人除了做一首長歌贈別之外，還讓我帶點故鄉的東西回來給他吃，我答應了。在路上我就想：這一向家裏應當有些什

麼可吃的呢？有的是這邊有了，而我們那邊却沒得。如瓜菓之類，特殊的只有楊梅地瓜兩種。則好像還不到季候。帶，要是不便時，也只有作罷；不過倘若有好東西而我自己不盡量地痛吃，那這次還鄉真有點不值哩！到家便問家人以楊梅的消息，說是過季了；地瓜呢，出土還早得很，我一聽默然。

想吃點東西，最普遍的只有臭豆腐皮或者炸豆腐果等等，天天吃，便厭了。

過了幾天，去訪一個親戚，在他那裏吃到一碗羊肉粉，多年不吃了，真有味！雪白的細條米粉，點綴着幾片羊肉；肉上是鮮紅奪目的浮油，還稀稀疏疏灑了幾點淺綠的香菜。像這樣的食品，在北平我做夢也沒有夢到過。

後來我問卓然姪那家的羊肉粉好。他似乎很熟悉的樣子，向我說：

「九叔不是多年沒有吃羊肉粉了麼？這回自然可以去嘗嘗新。其實羊肉粉雖說是家鄉風味之一種，我們却已經厭倦得很了呢。不過這種傢事端起回來吃，是沒有多少意思的。因為要吃的就是一個「鮮」，買家到早冷了。一熱不惟失去原有的美味，而且粉條都會斷成截截。老城的粉館，大概煤市上廖家要算第一家罷！九叔要是願意去吃，明天早晨我就陪你去。但是要特別的早，去晚了沒有座位還是第二層，粉一定吃不着頂好頂新鮮的。還有，自己非帶醬油去不可；因為館子粉上只撒點鹽麵，對於淡得像水的醬油都慳而不與；即令用錢去買來的，也不見得好。粉麵肥餃這一類的傢事，調和味道的不只有醬油麼？味之素，在我們這些地方則真不容易買到了；那麼，沒有醬油還有什麼吃長的呢？這個倒不相干，我們自己家裏還做得有頭道醬油，油海椒也不妨帶了去。如果他們的紅油不高明，我們就來上我們的海椒，那不好嗎？」

『好，就是這樣，明天起一個早去好了，你來約我！』

我聽了卓然姪這一番羊肉粉吃法，真佩服他的細心考究，除點頭連忙答應之外，不敢再贊一詞了。

說起吃羊肉粉來，不由我就聯想到我的母親，覺得我真有幾分對不住這位慈愛的老人。因為我母親從前也是喜歡喫羊肉粉的，爲喫粉我曾經有意的磨折過她。

那時我才十歲，母親特別地愛我，所以在家中我便成了王。母親照例每天要端羊肉粉來過早；而且也要端粉來消夜：因為母親很信神，差不多天天晚上都要燒香，所以睡得也就遲。老人家白天本來就吃得少，晚上又要坐到夜深，難免不會餓。嫂嫂們便提議買點東西來給母親消夜；母親答應了，說，『羊肉粉就好，不會停食，我又愛吃。』於是天天一黑就叫王媽拿菜盒子去端粉。

母親大概是太愛我了。早上吃羊肉粉很少吃完的，——除非我上學——總是給我留下一小半碗，還怕已經吃得味道淡了，親自又加進些醬油和油海椒；又怕對於我太鹹或者太辣了，還拿筷子去蘸來嘗嘗，才喊道：

『艾，快來吃了罷，不要等敝姊運姊們看見又吵。』

因為敝姊運姊看見母親待我和她們不同，心裏很不平，常常發牢騷：『都是一樣的兒女，爲什麼艾弟跟我們不一樣呢？難道他有兩個鼻子四隻眼睛麼？』

『他小點，你們大，你們是姊姊。』母親這樣回答她們。

她們認爲這個不成理由，總是要常常和我尋釁。尤其是敝姊，她和我年齡相差只一歲，很淘氣，背地後，便向嫂嫂說：

『我倒不怕，什麼時候要得罪得罪媽媽的小子兒呢。』



有一次，我到花園裏玩去了，母親粉剩下，看見我不來，便派人四處找我，敝姊正來到母親房中，看見碗裏的粉沒有吃完，知道是母親特自給我留下的，便偷偷地端起就吃，母親忽然回頭發現了，便說道：

「敝，那是給你的艾弟剩的，不要吃，他一會來要找你扯皮的呢。」  
「媽媽，我不怕，怎麼我們就吃不得媽媽剩的麼！」

恰好我走來聽見，一看碗裏已被敝姊吃光了，我假裝不理敝姊，却問母親：

「媽媽叫我做什麼呢？」

母親向來曉得我的脾氣，知道真實的話一出口，我就要惱怒的，只好哄着說：

「沒有事，我怕你又到街門口去了。」

「這是什麼碗？」我故意指着羊肉粉的碗問。

「裝菜的碗，他們還沒有拿出去呢。」母親禁不住笑了。

「怕是媽媽喫的羊肉粉碗罷？」

「那個說的？」

母親知道瞞不過我了，正想說話來安慰我。敍姊站在桌子邊，大聲

說：

得嗎？」

「是媽媽喫的羊肉粉碗，剩下的給我吃了；只有你喫，別個就喫不

說：

我不去理敍姊，明知同她糾纏也是無用。便眼淚汪汪地拉住母親

「媽媽，你給我剩的粉呢？」

「敍姊不是給你說她喫了嗎？」

「叫都叫了我，怎麼又給她喫。」

『那個叫你不早點來？』

『早點來，我要曉得媽媽喫粉，我還不走了呢。』

我哭了，無論怎樣都不依，我要吃羊肉粉。

我覺得這個過錯在母親身上，她正在梳頭。還沒有挽起髻來，頭髮披散着：我便爬到她背上，把頭髮一陣亂抓，口裏喊着：

『我要喫羊肉粉，我要喫羊肉粉，爲什麼把剩的粉給她喫了？』

『乖，不要哭！』母親的脾氣真好，不惟不發怒，而且把我抱下來了，溫撫着說：『我明天剩的，不再叫筱姊喫了就是。』

『不行，不行，我今天總之要喫。』我的腳在母親身上亂蹬起來。

『乖，你聽我的話，好不好？』

『不，不！我不，我不！』

母親看見，沒有法子，歎了口氣說：

『好了，寶貝，我叫人給你端一碗來！』

等母親把三十個小錢數出來交到王媽的手裏，我才有了笑容了。敘姊當時很不高興，把我恨了一眼。喃喃說道：

『都是媽媽慣使的！』

又有一回，是晚間的故事。晚上我睡得早，離母親睡覺的前三四點鐘便睡了。但是我要起來消夜的。

我臨睡以前照例要向母親說：『媽媽，消夜的時候，記着叫我。』母親笑着答應。果然敬完神吃消夜剩時，便輕輕在床邊喚我。如果不起，就用手來推。有時自然而然到母親喫消夜的時候我便醒了，但不肯馬上起來，以示自己的嬌貴；却假裝仍在酣眠的狀態之中，虛着眼睛，鼻孔裏還出着氣。一直要等母親來叫，才翻身，才伸懶腰，含糊不清地答應。極盡作態之能事，起來了。總之：要使母親竭力來將就我自己。

這天夜裏，如果要按當時的情形說，大概是我是停了食的罷，只覺得煩燥，很難安睡。在床上直打滾，把被窩擠成一團。剛迷糊地睡着，母親就來叫我；

「艾！起來喫消夜！」

我聽見母親的脚步走到床邊，便把被窩很快地拉過來。把頭蒙住。『乖，你不安逸麼？喫消夜了！』接着又聽見母親和藹的聲音。

我把腳蹬着架子床板，碰碰地響，假裝不知道是母親，喊說：『人家要睡瞌睡，吵我做那樣？去你的，有話明天說不得！』

『喫羊肉粉，我給你剩下了，快起來呀！』

我鼻子裏又噓出鼾聲，故意不答應。

『發夢忡，理他做什麼？』彷彿是運姊的口腔。

『將就他幹什麼！小小的年紀，脾氣那樣大，媽就不會一個人把它

喫完了麼？」嫂嫂看不慣母親這樣的溺愛我，也走來說。

「不要緊，我等他一等。」母親的性情真耐煩，她還是候着我。

我本想起去的，聽見她們的話，偏堅忍着不去。

「乖，你再不起來，我就喫了呢。」

「媽媽喫了就喫了，給艾弟說什麼。」運姊顯然是不贊成母親的過於慈愛的。

我在枕頭上心裏的火起得更高，把牀板蹬得越發響。

只聽見筷子和碗迸擊的聲音，母親正在吃剩下的粉，口裏不住說：

「要出禍事的！」

碗筷的聲音忽然終止了，我揣度母親的粉已經喫完，便從床上一翻身起來，光着脚跑到桌子跟前去。

「媽媽，我要喫消夜！」我喊說。

「怎麼你又耍呢？你不是睡着了嗎？」這簡直是突然給老人一驚了。

「那個說我睡着了，我沒有睡着。」

「那怎麼辦呢，我喫都喫完了。」

「那要媽媽從嘴裏吐出來。」

「乖，你這不是有意同媽媽爲難嗎？喊你的時候，你不起來；粉喫完，你又起來了。」

「那個叫媽媽不等我？明天把媽媽的嘴封上，看她還好喫不好吃？」

我的光脚板不住地跳，眼淚水跟着就流出來了。

「都是你們喊我吃，我曉得他醒來要騙人的！」

母親並不同我生氣，却轉過臉去罵運姊和嫂嫂。」

我更其得意了，哭聲也大起來。

『現在還有什麼吃的東西沒有？』母親問。

嫂嫂便去給我拿了兩個雞蛋糕來。

『艾，你吃雞蛋糕嗎？』母親知道我不高興，從嫂嫂手裏去拿，就接過來轉遞給我。

『媽媽，今天晚上吃雞蛋糕。明天還是要吃羊肉粉呢。』

頑梗不馴的我這樣說着，揩揩眼淚，把雞蛋糕很大塊地咬了一口，又跳回牀上去。

這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因為今天的吃羊肉粉，夜間在枕上不由得我又想起。母親不在人間已有幾年，我雖想向她悔罪，請她寬恕我那時童騷無知的心情，然而也無從了。



第二天早晨起來。終於拂不開這點悲思從心頭：卓然姪來約。我竟託詞沒有去。

### (三) 大水

到家三天，便逢着滂沱大雨。初回故鄉，人地兩疏，在街上所見到的面孔個個都很陌生；童年的舊侶，十九因了生活的顛頓，轉徙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我真感着一種惘然。無法，只有蟄伏在家裏罷，雖然不敢自詡家庭是如何的甜蜜，畢竟大家多年沒有見面了，談起來，意味總還可以說得上「深長」兩字。而況這幾天又有雨，當然我落得逍遙自在躲起不出門了。

有時談得疲倦的時候，也不免站起身來，伸伸懶腰，走到簷前去看一看雨景，天永遠露出灰白的鉛色，密密層層的小水晶柱不住地在院

中飄搖，臺階下的積水像一條小河似的汨汨地流動，快氾濫到新添的欄杆上來了。我想這裏沒有鴨子，如果得它們來此水上悠悠鳧泛，那够多麼有趣！老人們却都搖頭歎息說：

『前一向天乾，倒是盼着雨，如今雨量又來得太多了！』

八月三日的早晨，一家正坐着閒談，窗外的潺潺之聲還是沒有片刻的停息。他們都繃着眉頭發議論，說是像這樣的情形再繼續得一日，今年恐怕又要鬧水災了；因為這種大雨好幾年沒有見過。七年前也有這麼一次，田畝，橋樑，碾房，人畜都受了很大的災害。

喫早點時，買菜的女僕回來說：『昨天晚上河裏大概走了什麼東西罷，煤市上有人說萬壽橋都被水沖斷了，水今天早上淹過盤安門，打去了不少的人家呢。』

我們一聽，把喫的東西都放下了，立刻表現出很悚然的神情。

昨夜的雨，確乎大得可以，就是那夜半轟動天地的乍雷已經够可觀了，把我從夢中頻頻驚醒，幾乎以爲是什麼千磅的炸藥把一座城堡炸毀了似的，尤其是電炬宛如幾道森冷的劍光在紙窗上狂掣。在一夜的急雨聲中，我們家的牆垣坍塌了好幾處，連多年的走廊都震倒了。

『九叔，到城外看漲水去！』卓然姪興致勃勃地走來向我提議。

『不怕危險麼？』我問他。

『有什麼危險！我們到城牆上去看，看的人多得很呢。』多年沒有看見漲水的我很高興地答應他了。

他把鞋子換了以後，我們兩個就合打一把傘到東門去。大街上太濘泥，而且水勢也不小，只好小路上北門城牆。先沿着城牆走，什麼都看不見，結果便一躍站在野草叢生的垛子上去，這種並不算窄的城牆垛子，十年前我們是天天在上面如履平地的賽跑的，如今跳上去，心裏總

覺得惴惴然，呵，是沒有兒童時代勇敢冒險的精神了！

我們一站在城牆上，登時眼界便擴大起來，清秀的鳳凰山，宏麗的學宮，高峻的螺絲嶺，都一一橫在我們的目前，似一幅張開的畫圖。湘江的水，浩然大波向着東門長流，水色深黃，拖挾很厚的泥沙，後面像有一位力士推着他們急急忙忙奔走，你推我擁，彷彿爭前趕後，遲到了一個時辰便要受罰似的；一片驚人的單調的聲浪連續不斷，遠近都可以聽聞。汪洋的水勢超過兩岸了，一頭淹沒了低平的山麓，一頭掃去了沿河的稻田，卓然看得呆了，忽然轉過頭向我說道：

『九叔，你看從前是清澈的江水，現在變成雄渾的長流了呢。』

『哦，要這樣才算得偉大！』我點頭答應他。

卓然把傘一歪，雨滴灑灑洋洋流到我身上來了，我的身子緊貼住他；一個城垛上當然不能站兩個人，我們終於跳下來，慢慢順着城牆走，

脚下把泥漿踩得飛濺，走到東門，漸次看得見觀水的人了，從石梯一直到相傳有狐仙的城樓上去，都站着不少的人：打藍布傘的，打洋傘的，打油紙傘的，參差地排列着，從嘈雜的繁響中，有時還迸出釘鞋的聲音。這些觀衆中有男，有女，有抱在懷裏呱呱亂啼的嬰兒，有聽差摻扶着的白鬍子老太爺，甚至於乾人流神之類；在其間「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也有，不約而同地都矚目城外，當然有的發出一「悲天憫人」的歎息，同時也有露出「幸災樂禍」的微笑，更有一部分人却視聽漠然，一無所表情。

我們從人叢中擠上前去幾次，又被擠回來了。本來擠，不見得完全失敗，因為天在下着雨，我們是拿着一把傘的，要防備天空的敵人的襲來，而且又是兩個人合打一把。只好採取別的政策；然而別的政策又頗費思想。正在徬徨不能自己的時候，一個軍界朋友的勤務兵恰好走來，

看見我們在後面站着，知道我們是沒有擠上去，落伍了，便問卓然說：

『怎麼，擠不上去嗎？』

卓然點點頭，額頭上流着水，也不曉得是雨還是汗。

『爾媽，躲開些給老子！』

這位武士動了義憤，口裏喊着，一腳向前面的那個戴斗笠的鄉下老踢去；那位把頸子一縮，所謂突如其來的震驚，正要開口罵，回頭看見是灰服的階級，早嚇得退到一旁去。這種波動的速度最快，前面的雨傘接着紛紛亂搖，有不少的人都愕然掉頭。好事之徒——也許就是那怕軍人的威風的——都跟着喊起來：

『躲開些，躲開些！』

於是人叢中便閃出一條大路排成兩列，愜然凝注着我們三人，我們却視若無睹從容不迫地走到垛子邊。卓然高視闊步地拉着我一

走，一路笑。這樣的威風，當然我們是第一次享受了。

「哦，機關上的人，好凶！」

這是耳邊忽然吹來批評，我們却假裝沒有聽見。本來的目的是看漲水，這樣已經够狐假虎威了，何苦再和別人計較，引起他們的忿忿呢。從城樓往下望，情形好像特別緊張，兩岸都站着行人，黃濤滾滾，灣曲地起伏着，向前方拉擊猛進，向四圍擴大，伸張，層疊泥沙的混攪，比北門一帶更加汹涌了。我也疑惑它是有大魚和鮫龍在水底翻騰，宛如黃河的奔潰，不過沒有那樣遼闊的河面。急流中有時飄盪着木盆，油篋，種種零星的傢具，大半都是受難者的損失。岸上的兒童跳足站在淺水的地方，拿着竹耙和木板，看見這些什物的沖來，便歡喜得發出鼓譟之聲，去爭着奪取，無聊的人們也故意發狂奔馳「水來了呀，水來了呀！」地附和吶喊。萬壽橋還可以看見一點蹤跡，砂石的脊樑露在水面，中間的

確已打去了兩個橋洞；攔橋橫着參天的兩棵大樹，好像是從地裏連根拔起來的，想來也是遭了洪水之災被沖到這裏，不幸遇着障礙，才戛然而止的罷。

對岸盤安門僅僅淹到城洞，那麼淹過了字口大概是昨夜的事，水勢現在已經漸漸消了。「盤安門」三個雙鈎的字還可以隱約望見，模糊是它的本來面目；連那低下的「永革毛錢」的古碑都照舊巍然獨立。只是沿河的樓房已經掃去好幾家，只剩下連帶城牆的破瓦殘磚的痕跡。我想像着深夜水淹上來時一定是一種非常可怖的情景，便向卓然道：

「四姪，我想昨晚一定有幾家在夢中連知都不知道，便被洪水捲去了呢。」

「那是一定。九叔還沒有看見過民國十年的水哩！連盤安門三個



字都淹不見了，總府壩石門坎都成了河呢。活豬活羊都在水上飄着發出求救的哀鳴。碗櫃衣箱像大魚似的在河裏亂跑。那回洗馬灘還沖來一個剛坐月幾天的月母子，抱着小孩，披頭散髮，擁被坐在牀上，牀却浮在水面，快要沉底了，沖到盤安門，口裏不住喊着救命！救命！城樓上的警察好容易用繩子去抓，頭一次沒有抓住，抓住被條了，把小孩倒反而帶落在水裏，牀一翻，大人也跟着滾下去，幸虧有一個得力的警察手腳靈敏，算是把她的頭髮抓住，臉都抓破了。到岸時，已經把水喫了個飽，昏死過去。九叔，這次的水比那回差得遠得很呢。」

卓然津津有味地講着往年的大水，使我聽得出神，在城堞上一失足幾乎跌下城去。

『你們看，你們看那個水打棒！』我們朋友的勤務兵突然用手指着遠處喊道。

我們順着他的手指看下去，果然遠遠地從北門漂來一具男的浮屍，穿的是白色短衣，頭上的髮很長，背朝着天，臉看不見，兩隻手向左右伸張着，隨着波浪盪起來又落下去。一會已到了我們的面前，擺動幾下便沖向前面去。

雨這時變成霏微的小點了，河水是和它成正比例的，也跟着紆徐地減退。卓然把傘放下來，把頭部略微顫動，驚異說：

『真怕人！真怕人！』

我埋下頭，藉此休息休息眼睛，因為委實看得疲乏了，勤務兵不知何時也已離開我們。

『到東門外去看看如何？』卓然提議。

『好，走罷！』我答應後，便移動腳步。

走到東門口，人已塞滿門洞，走不出去。徧街都是黃泥漿子，有些舖

面的櫃檯內都淹進去好幾寸深了，夥計們挽着袖子用木瓢把那些黃湯舀出，一瓢一瓢地潑到街心來。這街道原是一塊大一塊小的石板，陡斜不平的，於是水就東一股西一股地向四處亂竄。還有些婦女，撿方便，居然在街旁刷刷地洗起她們的衣服；有時還用杵捶動，濺起幾尺高的水花，更形成街頭一種特別忙亂的狀態。

我們這時除了在街旁的舖面前佇立着閒話之外，沒有辦法。大水是望不見的了，所望見的是石板路上潺湲的小水。

「算了罷，總算不虛此行了！」

卓然似乎已經滿是他的希望，或者說達到他的目的也可以，我却還不能免於輕微的悵觸；他拉着我向來路倉忙返走，雨點却沙沙地亂響，逐漸又大起來；不知爲什麼竟忘記撐傘，等得到家時，我們兩個的身上都已經是點點斑斑了。

---

(完)